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

公名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奉禮郎中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皇祐初判吏部南曹同判太常寺召試知制誥亦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治平元年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知通進銀臺司熙寧元年知開封府數月還翰林二年拜御史中丞罷知潁州五年召還經筵辭疾差提舉嵩山崇福宮十年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元豐元年除翰林學士丞旨改端明殿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五年出知定州徙揚州哲宗即位召兼侍講提舉中太一宮拜尚書左丞遷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元祐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四年薨年七十二詔贈太師申國公御書墓碑之首曰純誠厚德之碑紹聖中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叅

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崇寧元年降授左光祿大夫書名黨籍紹興初乃追復贈謚云

公在潁逾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潁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安石對

家傳

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

公及張唐公王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勵風

俗又薦王荆公與正獻公作諫官

家塾記

公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 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 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 仁宗臨朝

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

被褒語

傳家

公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遶明出廳決
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母拘
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允典六郡以
為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
以愷悌為政不嚴而肅轉運司輦乳香數
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
竟不為強配

傳家

仁宗在位久天下無事一時英俊多聚於文
館日食秘閣下者常數十人是時風俗淳
厚士大夫不喜道長短為風波朝夕講論
文義賡唱詩什或設棊酒以相娛同舍有
出任外官者即相率就僧舍為盛會以錢
之然際接必以禮平居非着帽垂紳不出
廬舍公性安重寡言析理精微尤為時流
所敬間有笑譎踰度者公每以正色裁之
皆信服不以為恨老儒掌禹錫被服不潔
清言動撲野多為人所玩公獨未嘗以一
語戲之禹錫至感泣眾亦以此益稱公之

盛德

傳家

貴妃張氏薨追冊賜謚以后禮葬公當攝事
引輜聞有命即歸家稱疾中使挾太醫察
視公堅卧不起竟獲免

傳家

差判登聞鼓院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無
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數曰今天
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不可復行以故
求閑耆將以遂其志

傳家

公既侍經筵時 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
異訓詰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
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 上反復深陳
之 仁宗嘗詔講官允經傳所載逆亂事
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弒逆之事臣子
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
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
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
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侍讀劉原父
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

傳家

先是上清宮火壽星殿獨存因以為壽星觀

至此十有九年詔建神御殿於觀中將自

禁中迎 真宗繪像奉安公言都城中

真宗已有三神御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

暱之義不報 呂汲公撰
神道碑

英宗不豫久中外疑駭或謂朝廷將行永正

故事公一日因稟山陵事獨至中書見韓

魏公於後閣因窻白曰 主上方富於春

秋非素有疾徐當自平審如外人之言恐

君臣父子之間人情便不能安唯公靜以

鎮之則天下幸甚魏公頷曰正與琦意合

未幾 上疾有瘳 傳家

詔與司馬光同定學制而光前已獻議公即

獨疏其事大略欲請錫慶院為太學增置

講堂立管句太學官一員專治規矩博士

八員分經教授管句官及博士專委祭酒

司業舉任專以學術行誼無拘資考始入

學者為外舍滿歲較其經行升于內舍又

滿歲長貳學官較內舍之尤異者三五人

薦於朝廷覆試而授以官具為科條上之

不果行 傳家

英宗初親政公言 陛下以宗藩選繼大統

奉母后當極子道雖居深宮之中不以造

次廢禮則中外瞻仰天下幸甚 上嘉納

之神道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時 上躬猶未

全安多不喜進藥會講論語至子之所 名御

齋戰疾公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

禩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須致誠盡恭不

可不 名御 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於

興師動眾不可不 名御 至於人之疾病常在

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之所忽聖人之所

名御 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

色近賢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 名御 上欽

納其言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

者亦有所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

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

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

之皇自恭德是也 上知公意深切每改

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傳家

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

世之冠 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

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

覺已語煩神道碑

自 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

月復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

經筵至重陽罷公上奏曰臣竊以 國家

置儒術之官設勸講之制蓋將以開廣聰

明究古今理亂之要而求正身治天下國

家之術非徒以為縉紳之美談朝廷之虛

文也今 陛下始初清明勵精圖治固宜

親近儒雅漸以歲月猶恐未盡今若自五

日開講至重陽祇是四日朝著聞之頗已

疑惑若傳之四方則為損不細臣願 陛

下日御邇英以循 先帝故事則天下幸

甚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

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

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傳家

公為祭酒也以太學為教化之原故究心經

理之舊制薦舉學官博士皆嚴其資格限

以年齒公數為論列冀稍寬其科條前後

所薦學官如王回吳孜姜潛張載皆一世

大儒王存顧臨為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

履朱臨盛僑亦顯於世處士程頤隱居不

仕公命衆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為太學正

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後王陶用孟醇為

學正亦遣博士致請於是諸生始知有聘

士禮傳家

南郊太僕御升輅授綬 國朝陪乘皆差翰

林學士無雜學士者至公始以直學士升

輅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中途問今之郊

輿古之郊何如公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

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因言 仁宗

郊祀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立壇下瀆

禮成詔祝冊官至御名母與 上皆遵用

焉傳家

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

曰 真宗以 太祖為皇伯考豈可加於

濮王耶及詔下稱親公言於 仁宗有兩

考之嫌班濮王諱於天下公獨以謂當避於上前不當與七廟同諱碑神道

御史臺官呂誨等六人以言事罷公言陸

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

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四方爭之不能

得乞補外任上曰學士朕所重未可去

朝廷公復懇請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

侍敦諭就職曰宜徐徐勸誘勿太迫也公

起就職數月又乞補外三年出知蔡州神道碑

蔡所統十縣汝陽宰政事修公首薦之以為

十縣最於是屬吏人人爭自飭蔡多水泉

因為醜水以溉民田者數千頃故時軍管

皆草舍率數歲一修且多火災人以爲病

公至盡變爲瓦舍轉運使惜其財固爭之

時公已被召爲晝夜督吏卒輦材用致役

所事集而後去初至孔子廟殿宇圯壞會

前守度材將以名廳事公命輟其材以修

之郡人郝戴有孝行方壯歲棄官就養公

薦之於朝詔復起戴竟不起傳家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溫公名及即位首召二公爲學士朝論翕然稱上

之得人傳家

御史中丞司馬光以言事罷公封還其誥曰

光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責者不得盡其

言陛下雖有欲治之心何從而知安危

利害於是內出光誥付閣門公又言誥不

由封駁而出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乞正

臣之罪以正紀綱上手批公奏因通英講

獨留公以諭旨公請不已竟罷封駁事神道碑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

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

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

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者然後可以爲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

故公以好勇黷武爲戒傳家

知開封府時有內侍持龍鳳首飾入內東門

闈者摘其事詔以付開封少頃復遣使追

取仍詔開封毋湏覆奏公言法當覆奏而

後遣使人立廳事不肯去公持之益堅不
得已復命於禁中竟覆奏然後遣貴近憚

焉傳家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自昔人君遇災者
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
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
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
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
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
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唯恐
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於
義則其勢易疏唯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
事正而世不治者唯 陛下勉行之而勉

終之

神道碑

禮官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朝
遂上尊號公以五月朔會朝與人君尊號
皆非古典言曰 陛下方越漢唐追復三
代何必於陰長之月為非禮之會受無益
之名 上從之遂竟 神宗朝不受尊號

神道碑

拜御史中丞入對 上語及西陸事公退而

上奏曰臣早來入對 陛下論及夏國事

宜臣竊以夏國既不肯全歸二寨故地則

朝廷須至却留綏州向去必是難保誓約

或至用兵然臣以事勢料之東常年幼國

弱雖有黠臣為之謀主亦未能為國家深

患唯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保

無失利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

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仍慮向後或有

邊境急奏乞朝廷靜鎮無致驚擾其後公

去位未逾年朝廷果遣宰臣臨邊已而西

征無功士卒內潰 上為之責躬肆赦皆

如公所料云

傳家

公薦張載修身講學為閩右士人師表且深

知邊境利害 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校

書公又言載老矣宜任之以事不報未幾

差載就鞠苗振於越州公又言載賢者獄

事非所以使之亦不從

傳家

公同知貢舉在貢院審上奏曰天子臨軒策
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

司考較已專用策論今來廷試欲乞出自
宸衷唯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 上臨軒
遂以策試進士家傳

王安石秉政置三司條例以商天下之財利
又置提舉常平官於諸路為歛散青苗之
法以便民其實征利物議沸騰以為非是
公極論其不可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
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
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日之所賢者今皆
以此舉為非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詆說
而助之會韓琦論青苗不備用其請罷河
北安撫使司農駁琦奏議摹印以下四方
言者或謂大臣不可輕詆摩執政反謂公
有藩鎮欲除君側之惡之語於 上前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又改其誥以命之
衆皆謂安石欲去公而加之罪也公初列
館閣與安石友善安石博辯有文同舍莫
敢與之亢獨公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出
守常州求贈言公以四言曰莊守情密安
石至郡寓書於公曰備客京師二年疵吝

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誦長者即廢然而反
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吾於晦
叔見之矣又謂人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
仕矣後安石秉政公為中丞安石冀其助
已公既以公議極論其過失由此怨公至
以險語中傷而公不屈也 神道碑○又家傳
云公自二年十月

即奏乞罷制置條例司三年從即王奏乞解遂論青
苗錢法前後章十數上不見從二月公奏乞解遂論青
上章待罪然 神宗待公素厚初無譴怒意願公言
愈切乃論執政 聽解言職四月五日除翰林學士兼
侍講學士實文閣學士上奏曰臣之義若既當言
責而言不見用又不能避位而去則於廉耻之節全
然墮喪其或朝廷既不能聽其言又不許其去則於進
退群臣之體亦為差謬况臣已曾面陳實為多病衰

耗兼因論列時事乞補外任今有此命決不敢受於
是落兩學士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先是三月十
一日諫官孫覺見 上論青苗事且言制置條例司
取韓琦奏疏錄其疎諫加以啞毀板班天下諷
陛下所以待藩鎮強盛時豈不為國生事耶後二日公

唐末五代藩鎮強盛時豈不為國生事耶後二日公
政曰呂公著孫覺皆極言青苗法不可行且上謂難
翰琦非是 上因面答韓安石不當鑄板初亦無罪
覺意也然既以不肯行縣事黜覺執政遂以覺語加

制中叙韓琦事欲求以為安石即取制革改之有曰此
曾公亮亦同以為不可安石語難分明受意裁制於
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乃誣方鎮有所惡之謀

深駭子聞申事理之實者安石與陳升之除惡也即
十四日忽有旨放朝辭不許入對令便赴本任公即
日行時孫覺尚饒舟成東覺來忠厚乃謂人曰韓公
事獨覺嘗言及之然後人乃知公未嘗言琦也宋徽
公并在中書與曾丞相平居竊語深不悅更張事亦

開為上言之及公力言青苗法二人乃相邀曰須獨
 座得罪吾嘗當引去公罷五日趙公遂如約再上表
 九七日而罷後歲餘希績自瀘州罷官歸過此都見
 魏公謂希績曰前日紛紛特欲一發兩犯耳公又溫
 公曰錄六介甫與晦叔親惠畫謀多橫議故用晦
 叔為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
 言條例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復
 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時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介甫因用此為晦叔罪除云穎川次道當為告
 詞介甫使之明著其語次道但知數委失實援摺非
 宜介甫怒明日進呈改之晦叔素審謹實無此語咸
 宜若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
 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晦叔也○又聞見歸云王
 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驛堯恭工之姦荆公之喜
 怒如此蓋孫覺華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
 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羨鬚誤
 以為申公也

公至穎時部使者皆新進年少輕銳能擊搏
 爭陵鏢舊臣公一不與之較專以庇民為
 已任會提舉官朱紘王穎議免役法集郡
 官置局公密為申解因得少寬

傳家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 陛下臨朝願治
 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 陛下有欲
 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
 臣負 陛下也何以言之蓋士之邪正賢
 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

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
 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
 乖戾而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民者有
 之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
 而鄭人歌之 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
 矣與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前也 陛
 下獨不察乎

神道碑

十年二月差知河陽初公罷穎領崇福遷居
 西都眾人謂公不見用於時當放懷山水
 為終焉之計公曰不然吾於國家可謂世
 臣且 主上待吾不薄不幸為人所間退
 就閑散豈吾所欲哉及王安石呂惠卿相
 繼罷去果復起公三月公至河陽時役法
 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孟所統五縣
 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
 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
 役又有追償舊牙校重役錢五千五百緡
 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為定數
 歲輸之無已時公為括其數以告于朝請
 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

竟不行家傳

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買宅於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為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温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錢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願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温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聞見錄○又呂氏雜志大或問二程先生以二公出處為有優劣先生去正不如此呂公出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同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還處蓋自熙

穿初正人端士相繼拜伏上意常不樂以為韓賢不肯為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官祠以明不然上大喜

通英進讀 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

之旨公問 上曰堯舜知此道乎 上曰

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

人安民為志 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

遇臣下公曰太宗所以致治者以其能虛

已從諫耳 上臨御久羣臣進說罕能出

上意至聞公言儼然加敬信神道碑

澶州曹村埽決河復塞公因進規曰臣伏見

昨來澶州曹村埽決潰全河衝注山東

聖心惻然即議閉塞奮自獨斷出於羣疑

功未踰時而有成患不閱歲而尋弭雖上

下竭力遂濟登茲寶由 陛下有至誠憂

民愛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以此見

天道聰明日監在下棊忱輔德遯應不遲

為人上者可不欽畏恭惟 陛下聖德仁

厚出自天性臨下御眾有日月之明天地

之量誠非九庶庸妄所能臆度以至近日

數起詔獄逮繫頗眾有司極於鍛練羣下

無不震恐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獄吏耳猶以陰德有報光大子孫况萬乘之尊六合之廣布德施惠固宜受福無疆施及萬世然臣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上奉天下接人加精致誠執要行簡道高百王而謙以自牧學貫六藝而虛以受人雖威肅羣品不得謂下絕欺誣雖智燭輿情不得謂事無壅蔽親賢士拒任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泰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于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臣以無狀獲備近列竊慕古人將美盡規之義惟陛下下財幸七月公入對上迎謂公曰覽卿所奏深得近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上繼嗣未廣公辭順而意切故上深納焉傳家

初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嘆慈聖光獻

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餼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歎識皆有慶壽官字然後知賜物乃光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登樞富公寓書為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迂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措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傳家

公既就職後數日樞臣奏事畢獨留占謝因奏曰臣老於閑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意省察上曰然當以次收用之傳家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

政議公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
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吳充議復
置園土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
囚試以劓則公曰劓而不死則肉刑遂行
矣議竟得寢

傳家

詔以程顥同判武學諫官李定以顥常爲御
史論新法言而罷之公上疏曰臣向蒙擢
在樞府中謝之日不敢縷陳細故輒論及
判別忠邪之道頗蒙開納蓋今日公卿士
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同否然其愛君許
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多其唱和雷同
承迎附會而姦言汗行卒爲陛下所照
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易未知而士亦不
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
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
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
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
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
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
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

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謹說殄
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

自立矣

傳家

初公因陳世儒獄事被誣請囑或謂公以輔
弼掛吏議當隨事自承不宜有所陳公曰
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濫而不能自直
者皆不得其時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
在帷幄之間一旦被誣而不能申理則四
方踈遠之人何以自明將恐治獄者狃以
自強被罪者望風畏却一羅苛問例自承
服致朝廷有濫罰之譏罪乃在吾而不在
朝廷也

傳家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
賞者二百餘人且欲以侑爲中書令公言
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
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乃以節
度使兼中書令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
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
而已上深以爲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
任事故公假此以諷上既退薛恭敏公

向歎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傳事

謀告夏幽其主秉常 上對二府議大舉兵

以伐之公曰如謀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

然 陛下欲興弔伐之師未審以何人為

元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

以西師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

典刑會改官制以王珪蔡確為左右僕射

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或謂公曰今官制

新行所用為相者或素出公下又樞府方

以二負為制而公與孫公固韓公鎮為三

人有溢負 上以是詔未用二負之制今

公遽去得毋近於躁乎公曰所謂大臣者

病不能以義進退爾遑卹其他哉章繼上

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出為定州路

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 上特開天章

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為

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家傳○又記開云高遵裕既罷歸元豐五年李

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論民更

不調夫至是李鳳閣督轉運司復調夫以饋餉以軍糧為名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憲詔若乏軍

興新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

調吏往撫之解州柵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

判自詣縣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檢縣尉通之則執提

彼關州縣無知之何士卒前出塞凍餓死者什五六

存者皆守文滯公上言師不可再舉 天子遂辭謝

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 上不憚晦叔因

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

來為 上泣言必若出州會中必死 上始信之召

晦叔對 上之舜舉詣執政王禹五跪以好語說之曰

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

曰四郊多壘此婦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

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

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為王發難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

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為據實云是

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

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

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

節制唯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

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

假借以是至者多不樂承受陸中被中旨
市絲五萬兩供尚方已而復獻計增市詔
以付定州公上言日前所市者皆先期給
緡錢故民力猶可辦今已涉夏民間漸就
機織若再行收市人將受害 帝悟即詔
公寢其事中又受旨專董倉役日使人持
挺立城四門民有以車乘輦薪蒸鬻城中
者皆疆致之倉所以供陶甃城中幾廢爨
公命掄中所遣卒盡杖之一城歡呼公之
未至也中受命經始倉役即壞民居毀僧
舍民有世葬於倉西者中故築垣直界其
域中民號泣發其墓持喪而去其所占地
蓋廣矣然不足於素慮者猶三百五十二
楹中因請別度地建小倉以足之公曰今
二大倉所受已不貲又益一倉徒費公私
無益也奏罷之中既數被沮六年遂奏定
州差驍武卒護送罪人違所降就配法公
坐是降正議大夫先是朝廷所欲更張類
出於邀功生事者之言多非公意唯州城
興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朔衿唯

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神道碑云今家塾記云今上即位正獻公初自維揚召還經進至之日上書言十事皆據經直言不為浮辭虛說其論薄斂之畧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又上蔡語錄云申公初召還上十事如徐鉉質論初成每篇數千字後刪政極簡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為人君座右銘

太皇太后遣使問公所欲言公奏曰先帝即位之初臣為學士令臣草詔以寬省民力為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民為意其言不便者指以為沮壞新法一切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陛下既深知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天下之利害上下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又曰唐德宗拒諫幾至覆國今兩省諫官未備三院御史主察者不許言事恐未合先帝本意後卒施行神道碑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神道碑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為故事神道碑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夷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眾責與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

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和戎於是民謹呼鼓舞以為便而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小吏蓋不可勝數司馬光既卧疾于家公與數人者同救其弊 太皇太后為去其異議者然後定 神道碑云 又家傳云 太皇太后以為苦宜早罷之臣民所言新法之不便於民者亦宜以時施行吾於大行母子也 大行所立之法苟民公至公則人無不服又出士庶所上封事數万通付政府公意以為法之害於民而不合於 先帝本指者當以次更之使觀聽不改而實利及民而溫公時已病不能朝自以當二宮大任恐一旦沮謝無以自効於是奏疏相厲力疾入對意切語峻未逾年而更張幾及○溫公病中與公病中晤叙自結髮志學壯氣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抱不施於今日將何復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編黜太過若此際復不廷事難推則入彼朋友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遠非致忠直疎遠讓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及覆之徒必誣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如何

公與溫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召

命待不以次詔以為潁州團練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為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亦不就已而召對便殿拜通直郎崇政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及在朝廷以天下自任好論說政事褒貶人物俗士好進者嫉之若讎竟不能自容而去 傳家

公上奏曰臣竊以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為備之道莫先於積穀臣嘗任定州路安撫使河北沿邊大約有十年糧蓋令商旅輸粟塞上而筭請錢貨於京師故能致此豐羨訪聞西陲自兵興後至今所儲軍糧只可支一二年若緩急更添屯軍馬何以供之乞令陝西經畧司與轉運司同共廣作計置使沿邊皆增及五年之蓄如此攻雖不足守則有餘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乞賜裁酌施行從之 傳家

先是司馬溫公上疏論免役法五害乞變從舊法詔付三省施行蔡丞相建言此大事

也當與樞密共之公上奏曰臣竊尋故事

朝廷有大論議多選近臣定奪欲望選差

三數人詳定聞奏仍擬數人以聞詔以呂

大防韓維范純仁詳定專付三省不復令

密院預議初温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

以代然東南及兩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

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

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募雇民情

大悅傳家

温公在門下省建議天下素牘有不應讞者

舊皆放罪無以懲謬妄請悉勘劾温公意

欲州郡名聽獄而官吏苟避譴罰自是雖

有疑案皆不上及公為侍郎乃請官吏案

後帖放如舊制迄今遵用焉傳家

自官制改盡廢三館直官校理繞校書郎正

字數負為職事官至是乃盡復舊制召試

學士院唯策問古今治亂之要不復用詩

賦尚書省六曹遍置郎吏而不計事之繁

簡或案牘填委抵暮不得休或終日無一

事而俸賜均等公以為非宜乃省閑曹十

九貞定為三十五貞傳家

御史彈奏駕部貞外郎賈種民素無行元豐

中任大理官為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詔

黜為通判公面奏曰方種民為獄官臣亦

與被誣今臣在相位而種民得罪恐所

懲者小所損者大非所以示天下乃寢前

命門下韓公奏曰種民醜惡眾所共知奈

何以公著故屈朝廷公議公復為請乃除

知臨江軍既而又以臨江僻遠改知通利

軍傳家

內出手札云向者朝廷講求法度務以愛民

而縉紳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

賞有誤使令殘民蠹物久益知弊至使羣

言交攻不已其罪顯者已行譴逐自餘干

涉之人自今更不追劾可倣此意作詔布

告中外咸使改過自新各安職業議者或

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

異日惠公曰為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

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傳家

初二聖首從公言闢言路自是臺諫官章疏

無虛日常假借納用焉其後言者益自肆
上意寢不懌會御史張舜民彈劉奉世語
侵太師文彥博乃罷舜民臺職於是臺諫
交章以為舜民不當罷 上不從中丞傅
堯俞諫議梁燾侍御史王岩叟司諫朱光
庭王覲御史孫升各居家待罪 上命執
政召言官至都堂諭以舜民言彥博私奉
世而奉世使夏國非彥博所建舜民難再
除御史堯俞等不受命而燾充喧勃公上
奏曰臣伏見 陛下自臨政以來開廣言
路登用直臣納諫之盛近古未有然臺諫
官數人倒各供職日久言事既多不能盡
忠固不可便行罷黜又不可一向包容恐
向後愈更紛拏朝廷却不能保全欲乞稍
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
使備諫諍如此則 陛下於言事之臣可
以全其恩意不至駭動物聽自是堯俞等
皆以善罷無以言事降黜者錄

御批付中書省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
祿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輔臣奏劾臣僚

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何異姦讒
維為輔臣不正如此予何賴焉可罷門下
侍郎分司南京仍放辭謝公即上疏曰臣
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
忠邪於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
樂人情悅服若以奏劾臣僚當有章疏則
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兼
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 陛下始初
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
有讎嫌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
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驚駭人情
不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
賴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平
喜怒以復 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
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 陛下厚恩與常
人不同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
以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
乃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然猶
用前責辭公乃與中書侍郎呂大防同奏
曰此大事也更乞訪問太師文彥博時大

防繼上奏論之舍人曾肇亦再還辭頭不肯命辭然 上意終未回且批大防奏曰近臣若更有營救者必當重行貶竄公又於便殿為 上詳言之乃得旨改辭頭作均勞逸之意

傳家

右司諫賈易降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顯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頤善於是頤軾交惡黨與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頤軾以靖朝廷而易言侵及太師文彥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故 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公言易所言頗切直唯詆大臣為太甚不可復處諫列爾 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宗作切公等自與 皇帝議之公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出知懷州既退公謂諸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 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 上心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中書大防劉左丞摯王右丞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

此

傳

熙河蘭會路奏洮東安撫种誼等部領漢蕃人馬於今月十九日午時攻破洮州生擒西蕃大首領鬼章青宜結百官入賀遣近臣告永裕陵鬼章者董氈之大將也凶悍敢戰熙寧間嘗覆官軍殺大將景思立於河州為邊患者二十餘年後遂據洮州與夏州合從將入寇邊臣言宜先事討之以伐其謀公與同列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論旨諸將不逾月果以捷奏至公在前及與執政會議西陲事諸公多欲舉熙寧元豐所得地盡棄之以與夏人不如是則邊境無寧日也公曰先朝所取皆中國舊境而蘭州乃西蕃地非先屬夏人也今天子嗣守 先帝境土豈宜輕以與人况羌戎貪婪無厭與之適足以啓其侵侮之心但嚴守備以待之彼亦安能遽為患乃以詔賜乾德其大略以為前後用兵以來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還今來所請義不可從然朕獨以求樂之師陷沒

者衆每一念此常用測然汝黨能盡以見存漢人送歸中國復修職貢事上益恭仍戰邊酋無犯疆塞則朕必釋然於尺寸之地復何顧惜當議特降指揮用兵以來所得地土除元係中國舊寨及順漢西藩上境外餘委邊臣商量隨宜分畫給賜又詔以永樂將吏兵夫等雖已詔汝發遣然念城初失守衆即散亡或爲部落所匿藏爲主者所轉鬻汝可子細訪求發遣據送到者每人別賜綸十疋命官以上更加優賜以給所得之家公旣建議制五年之蓄發內帑以濟之又遣省官制置熙蘭財用所省浮費歲數十萬計邊備寢實及鬼章將寇熙河夏人傾國會之行半道聞洮州破鬼章就擒而氣索而退以兵圍鎮戎軍由是朝廷嘗預戒邊吏寇至堅壁清野以待之無與戰至是夏人頓城下數日無所得而遁其後乾德遂入貢稍還永樂所陷漢人朝廷纔以四寨還之而西陲竟無他

虞家傳

上以迺英講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思 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唯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 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 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家傳

諫議大夫孔文仲言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公與同列奏辯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文仲本以佞直稱然慙不曉事數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自程頤賈易繼去騰說者日益勝於是李常杜純范純禮各求補外公與執政面奏曰善人懼讒而不

敢自安非朝廷之福也 上嘉納焉文仲

晚乃自悟為小人所紿感憤嘔血而卒傳

熙河路檻鬼章以獻 二聖御崇政殿受俘

遣閣門使面詰之鬼章請罪詔釋縛貸其

死方邊議未定時近且多進計請盡還西

夏地獨公與呂左相大防持不可至是鬼

章就擒西賊却退議者耻前說之謬因言

鬼章宜優命以官置之秦鳳或言遂放歸

以責其來効又言熙河克捷鎮戎守禦之

功皆不足賞公曰鬼章為邊惠二十年

先帝欲獲之而不可得今 二聖待以不

死其恩固已厚矣尚何官之有况可放邪

疆場之功雖不可過賞然有勞不報何以

使人 上納焉傳家

公在 上前前後論救災事最詳 二宮初

聽政四方有以災旱聞者公為上言唐太

宗正觀元年天下霜儉太宗悉心救卹至

四年米斗三文故為人父母者苟能以卹
民為心極力賑濟自然感召和氣終至富
盛豈以不足為患哉自後每水旱災眚分

遣諫官省郎使諸路大發倉粟以濟之又

兗郡上供米以繼乏絕或為饋粥湯藥以

救疾紙衣以禦寒民有棄幼稚於路者皆

設法收養之於是四方之人知 二聖以

百姓為心人人愛戴乃愈於無災傳家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

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

薄其罪傳家

初公在 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 神宗

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

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以言青

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

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殘缺不可讀廢其

學學者不得以應書安石又與其子雱其

徒呂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

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

不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

誦正經唯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
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
為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

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尚字學復以字書去
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
往往離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
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
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舊制
公曰 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最
爲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
課試之法爲謬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
唯其欲人同己爲大謬耳司馬溫公亦以爲
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懣
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
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
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
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
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引釋氏書仍罷試
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
初進士葉祖洽譏議 祖宗自後對策者
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
復詩賦論三題公曰 天子臨軒發策延
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耶至

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
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
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
也

傳家

中批右諫議大夫王覲論列新除右丞胡宗
愈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公上奏曰臣
與王覲舊不相識在前朝及 陛下臨政
之初並不曾舉薦但見覲自任言責以來
凡所行事最爲穩審今來若止爲論列胡
宗愈便行責降必未協衆情乞與包容更
加裁酌又與二相論於簾前 上曰胡宗
愈有何罪司空與司馬丞相皆親嘗薦之
公曰宗愈在先朝誠有直聲然自任中執
法頗爲淨議所惑所言事多不協衆望乃
除覲直龍圖閣知潤州其後宗愈竟以物
論不與不能安位而去

傳家

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
人出公家草制之久 上御闈殿見學士
蘇軾曰呂僕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
以三公留之詔建府第於東府之南啓北

靡以便執政會議三省樞密院條其所當
關者以為軍國事一月三至經筵三日一
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出也不以時蓋異
禮也 神道碑

初判大名府韓絳建議開澶州故道工役浩
大議者皆以為不可行已而都水使者王
令圖給事中按河使張問議開孫村減水
河而論者復不一三年冬乃詔吏部侍郎
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按視之百祿君錫
還奏見今北流深入地中故道高仰不當
開治而執政未能決公奏行之蓋寢疾前
一日也 家傳

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其寡嗜欲
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
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
伎遊宴以至于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蓋
得之天然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司馬
溫公博學有至行而獨不喜佛公每勸其
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
爾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自以服儒

衣冠燕居講道未嘗為沙門機警語獨於
先佛及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默識之大
率以正心無念為宗自屬疾雖子孫滿前
親舊還至初不談及身世經理後事 上
顧公甚厚使人問勞日再三至又遣輔臣
至第諭意公對之一無欣戀之色及疾加
甚精神靜定手足安徐聲氣不亂以至於
屬纊 家傳

正獻公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
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
翰淳夫祖禹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榮陽
公長壻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董榮訓曰又雜志大正獻公居家夏不掛簾不揮扇
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夫環臂守器之將赴鎮成
軍掉來鉞器之乃呂氏甥視正獻為親堂舅正獻於
西窻下烈日中公裳對坐飲酒三盃器之汗流浹背
正獻凝然不動正獻退公常坐堂中應如僕輩皆在
堂外不得入堂堂中唯使諸孫每有賜物不問何物
但一呈過置之不復問
傳宣中使未嘗接坐

正獻公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
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
一變饌嘗言自吾友王深父而道德性命
之學日加益公天性清儉然居處飲食衣

服不過為弊陋從容有常家塾記

正獻公為小官時每於中庭試馬必具冠帶

而後攬轡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

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家塾記

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

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

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

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

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于子舍

屏風家塾記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

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

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家塾記

正獻公為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常問太僕

寺丞吳公傳正安詩已之所宜脩傳正曰

毋敝精神於褻淺滎陽公以為傳正之對

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靜不作為患於太

簡也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

餘矣位為執政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

獎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

望其切瑳後來所無也滎陽公獨論其問
答當否而不言下問為正獻公之難蓋前
輩風俗純一習與性成不以是為難能也

童蒙訓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

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疆聒而不

舍者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

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

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龜山語錄

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 神宗嘗謂

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

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邇疏密一以

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其論事

處物不以徇己為悅從眾為難雖澹於世

利而勇於愛民簡於應接而周於慮世

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至

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神道碑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正獻公

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

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

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

獻公二人而已

家塾記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

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

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為一時顯人

童蒙訓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

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

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童蒙訓

公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寢

顯內外姻戚亦益多初為相受賜所散至

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

米不足至糶以繼之

家傳

八之一

崇政殿說書榮陽呂公

公名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

補官元祐中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充崇

政殿說書兼判登聞檢院紹聖初出知

太平州降官分司南京居和州 徽宗

即位稍復舊官知單州召為光祿少卿

以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

罷為宮祠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

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

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

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

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

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

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

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

目正獻公通判穎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

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

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

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傳家公從安定胡先生瓊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怒同舍至相友善其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靚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它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

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傳家公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詞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汪輔之少有才學名所接士大夫率遭侮慢獨於公敬服張橫渠曰於蠻貊之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公嘗言我少時性本豪縱亦喜任俠後所以如此者皆痛自矯揉之力公與人交誠盡年稍長者事之少者畜之如子弟平居未嘗稱人之短居京師舊第與衆共財一毫不取皆推與衆正獻公常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官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傳家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倣前代別立法制登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聞

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懷諫自信動失衆心浸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零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固辭乃止傳家

公既不用於時而正獻公亦久在外前後筦庫者幾十年邢恕和叔既從宰相蔡確用事略變新法稍用舊人欲進用公公未及行而正獻公召元祐初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公夫人張氏有賢行遷取紙視之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傳家

公為說書九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傳家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公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公笑而

不答退謂范公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蘇公名重一時在邇英直舍允寫一字畫一竹石必為同列爭求去雖吳公安詩方嚴猶爭取之公獨未嘗起觀蘇公亦不樂也傳家

榮陽公建中靖國間為秘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為資淺望輕左遷光祿少卿時豐相之初除禮部尚書大不平之即薦榮公自代薦辭去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雜志

榮陽公為郡處令公幣多畜鮓魚諸乾物及筍乾薑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雜志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詞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懃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傳家

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

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

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

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

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

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傳家

榮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

無几案以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

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志華

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

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

浮於水而榮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

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

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

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

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

以祝公勿藥有喜志雜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

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在水中時猶

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傳家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

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

戲笑榮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數范內翰以

為不可及志雜

公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陳公瓘經由

揚州見公請公危坐堂上為公特設六拜

請問卑恭如新學小生然見公夫人亦盡

敬致拜焉傳家

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千人舉

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

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

職事其他不敢不名御乃所以求知也童蒙

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

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

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

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

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常所

如理中圓之類常所作事如梳病者取牌子以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觀等書

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童蒙訓

榮陽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

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

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

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

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譏久之公言觀此事

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

為堯舜蓋觀於已而知之童蒙訓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

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

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

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

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

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

得而違雜志

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

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

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

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雜志

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

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

有工夫點檢他人耶雜志

或問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

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為詈何者

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

我是何等入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

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雜志

榮陽公嘗言凡與交遊書問其父祖知名於

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

於凡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

未嘗犯其父祖名諱雜志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

公名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中嘉祐二年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叅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誥院嘗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入對留判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卒年六十五

為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弟文昭公
探行述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

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聞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

州郡肅清

迷行

公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濟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它州亦然既

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述行

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

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

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

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

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

暴賊急斂芻粟價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

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

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述行

福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競爭欲為主守賊

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

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

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

府徵賂至裒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

廢寺二皆囊橐為姦者禁婦女毋入寺舍

述行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

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

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

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

母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

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

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陪事在州

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

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

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

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

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

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

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

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述行

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

貴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

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慊

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

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

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

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

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

之動也述行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
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
以爲脩撰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
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
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
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
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
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
代之風 上亦數稱其典雅述行

公性謹嚴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
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
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
之意來者俟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
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以過誤
抵法者力爲辯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
市易取賈必以厚子賈必以薄於門生故
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
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
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述行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
也歐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
伯玉殊不頹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
爲之記子固凡騰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
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
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
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闕見後錄

子曾子初見 神宗 上問曰卿與王安石

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

不減揚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

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

爲吝於改過 上領之叢談

曾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

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曾易

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它日將

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爲明守襄老

宜與謀俾代其子任畧守倅從之會由是

坐賊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占

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

於曾公別墅會赦自出俾子固訟寃再劾

復往英州因死焉子固時不奔喪為鄉議

所貶介甫為作辨曾子以解之子固及第

鄉人作感皇恩道場以為去害也子固好

依漕勢以陵州依州陵縣依縣陵民

溫公日錄

○案曾公父死南都杜祈公為治其喪時惟公在側
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也又荆公作墓誌亦言至
南京病卒此云不奔喪
者溫公傳聞之悞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南豐先生以文

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

章之慄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

猛獸之挾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

竒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

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

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

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

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

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

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允除郎御史數

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

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

家余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

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
有人也

九之二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

公名肇字子開中書舍人鞏之季弟中
進士第調台州黃崑簿居鄭州守聞其
賢薦為州教授 神宗召對擢崇文院
校書兼國子監直講元豐元年為國史
院編脩官除吏部郎中遷右司元祐初
擢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以寶文閣待
制知潁州徙陳州應天府七年還朝守
禮部侍郎復出知徐州紹聖初徙知瀛
州坐史事奪一官知滁州徙泰州海州
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
讀出知陳州徙南京揚州定州崇寧元
年落職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奪兩
官徙居岳州又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
安置徙台州復朝散郎還居潤州里第
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一

王荆公當國數稱公於 上前 上見公首

問所從學以兄鞏對 上默然

同知太常禮院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

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
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眾議不同
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懇故異論莫能
奪其議明堂配饗編及五帝初雖不合後
亦卒見施用 揚文靖公
撰公行述

曾肇為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脩將作監
勅會其兄論市易事被責執政怒未已遂
盡罷肇主判滯於館下最為閑冷又多希
旨窺伺之者眾皆危之曾處之恬然無愠
既而曾魯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狀 上
覽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編脩官 東軒
筆錄

哲宗嗣位 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
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
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
有常德也 述行

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禄所為不正及
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
劾臣寮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
文何異譏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
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

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 陛下責維徒 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 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 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 陛下之道也竟以它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躋之

述行

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 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 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述行

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 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公奏疏曰伏見 太皇

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 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切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 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 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受冊於崇政殿仰稱 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旨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 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於 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

述行

四年春早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

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蓄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誇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述行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述行移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

公幣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述行

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

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

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除知徐州述行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

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

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

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政之本

宜於此時名御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

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

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

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述行

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

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爲罪初實錄成公與

陸佃林希以嘗在局例轉一官公奏臣不

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

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

耻自陳以覲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

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

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乃削佃職除公集賢

殿脩撰守滁述行

元符三年 上皇即位

欽聖太后權同聽

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 神宗在

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

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 祖宗以

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 神宗舉而行之

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願

陛下迹 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

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

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

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

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

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

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

著所以言於 上者數告中外於是投匭

者日以千數故 上得盡聞天下事述行

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

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蒐枯骸未

被聖澤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還其所奪

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 祖宗朝每大

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

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述行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

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

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撮其大者別為一書

謂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

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

王之龜鑑伏願 陛下退朝之暇納繡繹經

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發

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述行

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目三省進呈令中

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

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

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

有損治體述行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

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 兩宮曰瓘昨

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

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瑾以疎遠小臣妄意
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
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
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
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瑾以憂君之
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
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
愚計 皇帝以瑾所言狂率而逐之 皇
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
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 皇帝恭事母儀
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 皇太后功德
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
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瑾得罪
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瑾舊職其
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遂行

先是禮部議 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

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文七廟 國朝自

僖祖而下至 仁宗始備七世故 英宗

祔廟則遷 順祖 神宗祔廟則遷 翼

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 大行皇帝於

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
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
者 大行皇帝祔廟當與 神宗為昭穆
上遷 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
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時議
者又言 上當為 哲宗服期從兄弟之
服公在通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
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
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
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
說質於 上前益語塞 遂行

時有陳大中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

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

下公見 上言 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

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

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 上命魯公

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

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熒正直澄

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

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

氏與公無它比也士論榮之述行

朝廷更茶法內侍閭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

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勢傾中外非

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

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

公請對極言因陳天人精祲之說至誠懇

激言發涕下

行述。按公集此對子云連年日食正月歲旦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

所自意者陛下簡險清淨之化或棄於前而宮室
服玩之侈聲色技藝之好或萌於心則朝廷上下忠
邪賢不肖有未辨而政令賞罰有未當與抑左右前
後有阿諛壅蔽痛再威福之人而四方萬里銜冤失
職之民有不得伸者與此宜陛下及復備察萬一
有之固當痛自劾責改過不吝使皆無之猶須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博延忠良使之交儆庶以荅塞天變
轉災為祥

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述行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

言排公適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

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

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

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

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

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

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

處之裕如也述行

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

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温然可親不問知

其為成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踈戚之

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

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

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

其德非如世儒徒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

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

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則

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

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

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家

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

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

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

用質素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

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爲之泣下行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

爲失體龜山語錄又云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飾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

公名軾字子瞻老蘇先生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策優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服除攝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逮赴詔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起居舍人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出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承旨出守穎州復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元年以本官知英州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徙廉州再徙永州復官監成都府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

公生十年而先君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

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

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弟黃門公撰墓誌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

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

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

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

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

第一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謹

不厭久乃信伏謹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 英宗皇帝即欲

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

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

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

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

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

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

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

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

謂愛人以德矣李薦談記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

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

舉 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

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

竊意 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願 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

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

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

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

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

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 祖宗

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荅以進深中其

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謹

謝景温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

占舟舡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

士介甫初為政每贊 上以獨斷 上專

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問進士以晉

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

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
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
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
也軾有表弟選人素與軾不叶介甫使人
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
木等事介甫雖銜之未有以發之軾又數
上章言時政得失今春擬進士策皆譏刺
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爲當今宜
爲諫官者無若傳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
六士人而景仁舉軾景溫恐軾爲諫官攻
介甫之短故以榜語力排之介甫下淮南
江南東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轉運司
體量其狀蓋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
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溫公目錄

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
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
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
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謹
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
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
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
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
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
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
人私以爲幸言志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
三墓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
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
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
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
戮之墓誌
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
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
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

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
 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
 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
 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
 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
 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
 出築未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
 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
 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
 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
 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
 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
 至今思焉誌

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擲其語以為
 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
 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
 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
 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
 是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欲必寘之死
 鍛煉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其獄以黃

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
 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
 居士三年 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
 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
 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 上書自
 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
 入夕報可士大夫知 上之卒喜公也會
 晏駕不果復用 蘇誌○又龜山語錄云為文要
 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
 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老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既殊無憚但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
 畏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朝養要令暴慢邪僻
 之氣不設於身弊○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此所以高誦諫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
 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又元城語錄云東坡
 下御史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
 通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知 至登聞鼓院投匭怒
 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
 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
 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
 子曰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上有云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徽宣帝之怒屬
 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
 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
 道之疏乃云其罪天下之奇材也獨不識先生曰何言
 乎僕曰然則是時執東坡者宜為何從先生曰何言
 本朝未嘗親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親士大夫自
 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親義士大夫必致 陛
 下以為例 神宗好名而畏義士大夫必致 陛

蘇東坡既貶黃州 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
 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

有難色又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

祖總論不當 神宗之意未幾罷去

後聞錄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

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

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為恨劾

子瞻作詩誇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

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

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辯前日事也

子瞻曰軾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

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

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

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

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

耳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

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

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

為惠卿發其無使 上知私書尚畏惠卿

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

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

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

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後聞錄

溫公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 祖宗之

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

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

者 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

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

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

若量出為入母多取於民則足矣溫公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

之方差官置局公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

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溫公

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

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

公笑而止

後錄

除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

嘗不反覆開導觀 上有所覺悟 上雖

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肯首善之嘗侍

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

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

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

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

寢成衰亂之漸墓誌

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

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遷之嶺南公密

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

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

為小累謂宜 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

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墓誌

杭州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

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

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

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作饘粥藥劑遣

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公曰杭水陸

之會因疫病死比它處常多乃哀羨緡得

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

稍蓄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墓誌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

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

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

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

於江湖潮濁多淤河行圍闌中三年一淘

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

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受湖

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

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

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

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

墓誌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主及

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

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

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

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

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

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

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
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
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
直方卒不報誌

元祐七月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

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

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轆輿門外

忽有赭傘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

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乃上之乳母某國

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

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

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東

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

中使傳命申救有司嚴整仗衛誌

高麗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

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

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誌

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
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

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止
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
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賦
許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

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

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

元帥常服主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

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

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

敢慢者定人言自韓衛公去不見此禮至

今矣比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

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

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

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

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

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

議者惜之誌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

所侮胥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
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窶又

率眾為天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后

三年大臣以流寬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

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

不具藥石無有所備官屋以庇風雨有司

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

甃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

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

也墓誌

公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

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

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

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

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

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

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墓誌

祖父嘗云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

色此為過人辨氏談訓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

公名轍字子由老蘇先生之次子舉進

士復中制科除商州軍事推官乞養親

不起復為大名府推官熙寧二年上書

召對為三司條例司屬官出為河南推

官淮陽教授齊州掌書記簽書南京判

官謫監鈞州鹽酒稅知歙州績溪縣

哲宗即位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

師除右司諫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翰林學士奉使契丹還為御史中

丞拜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元祐末落

職知汝州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鈞

州居住又貶授散官安置循雷二州元

符末移岳州復太中大夫宮觀崇寧中

降朝請大夫居穎昌政和末年八十餘

薨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 仁

宗親策之於廷時 上春秋高始倦於勤

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謂必見黜

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
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
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
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
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
比之谷朶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
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
俊而用之尚以谷朶疑之乎知制誥沈文
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
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
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
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頌演道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
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
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
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
轍議事多悟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
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
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

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有良民不
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
如此則鞭蠶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
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
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
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
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
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
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
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
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
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遠老傳
初陳暘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
術不同介甫所唱暘叔不深和也既召見
謝卿材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

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轍往見暘叔暘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有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按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暘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暘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暘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非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暘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暘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遺者傳元祐元年除右司諫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 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

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 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 皇帝踐阼 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為是皆 先帝所為非吾過也夫為大臣志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 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

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
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
以其前後反復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

恨遠老

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
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
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官觀自便不預
聚窺轍且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
置建州天下隳之

遠老

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知雇役
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
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
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
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
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
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
况役法關涉眾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
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
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
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
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
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
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
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
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
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
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
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
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
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

遠老

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國朝舊典冬
至園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
不祀園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
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園丘禮樂
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
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
用此法最為得禮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
秋明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
及上下奏入不報至七年上將親郊轍

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

遠孝傳

初 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

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

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

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

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

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

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

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

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

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

豐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

可失也況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

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

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

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

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

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 先帝知故道不可復

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

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至此諸

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為重事

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

和之始謂河西流入汴旋久必淤淺異日

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

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為

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

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 先帝

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

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

勢力過 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

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

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

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

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

晦叔亦以病沒

遠孝傳

轍遷戶部侍郎常因轉對言曰願明詔有司

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

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仍舊遠老

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

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紜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竝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勝諸司使知所立額竝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勝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掄吏負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几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擡出上名於它司開慢司

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丞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 凡奏上行下皆微仲

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求壽亦以恣橫賊汙刺配久之微仲知眾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

略依本議行下

讀老傳

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革新庶政

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

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

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

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

怨謂之調亭 宣仁后疑不決輒於延和

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奏入 宣

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

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諸公相

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

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

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

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

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

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

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

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

五行之理及 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為

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

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

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

而熙河將吏剝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

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

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

豐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

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

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

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

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

頑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夫年之

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

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

戶昔不充役亦遺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

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

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
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
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
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
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
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
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
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
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
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
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
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
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
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
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
以搖撼眾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
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
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
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

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趾過終莫肯改遺老
轍為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
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
奏如初正言姚勗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
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
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
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
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有颺倪從之
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仁后曰柰
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
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
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
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
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
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
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
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 宣仁后曰信
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遺老
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 上即

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月費宜付戶部奏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竈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與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

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御名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遺老傳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呂氏雜志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

公名絳字子華叅知政事忠憲公之子
 也以父任為大理評事登進士甲科除
 太子中允通判陳州召知太常禮院歷
 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江南饑出為體
 量安撫還知制誥出知河陽召入翰林
 為學士權御史中丞出知蔡州移知慶
 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 英宗即
 位召還除三司使俄拜樞密副使 神
 宗初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拜叅知政事
 熙寧二年拜陝西河東宣撫使即軍中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慶州卒叛遂
 罷相守鄧州徙知大名府七年復為相
 出知許州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移
 河南府 哲宗即位進封康國公加開
 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屢告老拜司空
 檢校太尉致仕薨年七十七

公為開封府推官男子令清自謂母娘宮中
 生民間於是自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

為疑吏收捕驗問亦不敢迫府官至有改
 容禮之者既而果無實猶止羈置近郡公

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誅劉

行父撰

江淮兩浙歲飢以公體量安撫江南東西路

到部則發倉廩振貧乏問百姓疾苦縣邑

以衙前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產民

至有嫁祖母與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

公為立則衙前法奏行之民以為便又兼

并之家私占陂池溪湖少出稅以錮其利

公使以稅均所近民田而陂池溪湖使眾

共之狀行

使還除右正言供職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

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 上諭

云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

家動有 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

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

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狀行
 宣祖神御温成園陵皆寓奉先寺 仁宗將
 幸奉先或謂因欲臨后園公預以所聞諫

且日飭駕使諭公曰朕欲酌神御非詣右

園也李邦直撰神道碑

召為翰林學士 仁宗嘗遣使祈嗣茅山公

當草祝詞公因上疏言祈嗣願禱祠何益

夫女御閉於深宮者眾官人養子絕人之

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茲斯之福於上

也書奏 仁宗即日出官人數百詔有司

裁定官人養子令神道碑

孫洵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職章請賞其罪

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

遂并劾之官人或納賂請降度牒紫方袍

歲時內宴至有與伶官私笑語者公密發

其事 上亟為逐典掌劉氏及它不謹者

十餘人神道碑

自公為中司言事甚多時富鄭公為宰相多

寢不下公不能堪條前後所言極論之初

張茂實母乳悼獻太子茂實幼從其母畜

於宮中後壯長寢貴領親軍以掛嫌議出

為外官至是鄭公復用茂實主兵公并以

為言且論其畏避自私不足以荅上恩塞

群望因請歸家待罪不敢赴臺供職而諫

官詆公中傷宰相擅去官守由是罷知蔡

州狀行

知成都府蜀中春秋夏米價常貴張詠尚書

治蜀自二月減價糶官米八月糶塩各給

券為據以惠貧戶歲久質賣悉歸豪右公

諭其自首別給券貧民凡七千餘戶因奏

每三年視貧富一易之民有疾疫致醫藥

客軍貧民死者葬之奏立寺額度僧主管

增置學校減番冗費異時內臣奉使至蜀

州郡迎悅其意有所貨易輒附益之其費

皆出於酒場官眾以為患公奏請加禁約

英宗聞之喜詔內侍省著為令每行必申

飭焉狀行

為三司使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

公執條例奏稟 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

卿改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

官省相關近習有所干請即悟條例公未

嘗詭隨公一日奏事具為 上言所以且

曰即有飛語願賜覆實 上曰知卿盡公

不肯放過事朕在藩邸時備聞群臣以國
事爲人情墮壞法度積弊日甚賴卿盡力
我自諳曉卿勿慮也它日公又言曰國朝
之制上所用財幣不欲顯名者乃用合同
憑由取之內臣因循允賜予之類並以合
同憑由施行歲常數十百萬三司無由鈎
校人皆疑禁中浮費不知其間賜予宗室
及群臣者過半也請以其宜付有司者付
之有司 英宗嘉納自是費用之有例者
悉歸三司得以會計矣

狀行

遷樞密副使因進對 神宗問天下遺利公
對求遺利莫若盡地力退而具疏以謂害
農之大弊無甚於差役不可不改請委侍
從臺省官集議及聖詔博謀以收群策
上嘉納之初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
出免役錢兼并之家計田頃承役唯存鄉
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第
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餘一切以免役錢
雇召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并之家不
敢過制以貪利中人得以置田以爲生品

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
是 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 上令學

士草詔訪問既進入 上以未見哀痛惻

恒之意手定詔藁密封示公令公潤色以

進爲大小訪焉王荆公領條例司深以公

言爲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

狀行

熙寧三年五月除叅知政事時樞密副使闕

負會公獨奏事 神宗問誰可補者公以

司馬光對遂以授光

狀行

熙寧二年九月夏羗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

略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爲陝西

宣撫使賜空名宣告即軍中賞功詔許除

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陛辭三日而行賜金

繒及織文袍纓至邊悉分與將吏公初行

環慶勞饗蕃漢士傷痍者賜帛裹瘡治兵

郵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

撫寧開光諸帳屯守囉兀公欲自高奴通

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

兵徑虜中九九日會囉兀下又破賊馬戶

川斬誠數千獲綉旗木符領盧印公初至
 邊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擣之
 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
 人居以曠土方築據奪其要害而慶將失
 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内外多與公異意爭
 歸咎宣撫司邊事搖矣公一不辨以身任
 其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收兵羗人亦卷
 廬帳驅畜產遁去客食河外餓死者衆數
 年終不能復而使大酋數叩保安軍求通
 使並塞皆空無賊火 上於是知公為有
 功復召為相 神道碑。又行狀云申勅諸路為
 聖壁自守之計城寨有不可守者
 棄之分七將之兵為淺攻擾擊之計以困戎虜。或
 云公命神諤城囉兀雪中築機擘軍調發倉卒關中
 驟然公駐延州命四路帥無得預軍事皆聽於諤又
 命蕃官王文諱節制環慶之師自入陝西以軍中錢
 數與乞人又奪騎士馬以與蕃部厚犒賞之軍士皆
 歡夏人陷撫寧又急攻囉兀公命諸路出師牽制慶
 兵再出
 遂作亂

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
 士大夫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
 者冢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
 不預聞始置局中書摺攷天下財用之數
 量入以為出援用司馬光 上曰吾於光

豈有所愛碩光未肯來耳又數與同列論
 事 上前不得盡行其言乃歎曰勢不能
 有所裨補矣唯早去位可以全進退之分
 故一年之間求去者三狀行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
 創賈人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
 欲論求罔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絞切下
 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調俠同列欲以黨俠
 為重坐公辨 帝前不得直數求罷 上
 為逐市易官稍寬二目者而它相至欲復
 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
 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
 從此辭 上愕曰茲小事何用耶公奏曰
 小事弗伸况大事乎 上為罷佐遣使持
 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
 乃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神道
 知河南府夏大雨伊落沅溢冒城郭居民被
 溺者太半公方以疾在告聞之力疾而出
 率府僚救護全濟者甚衆物價騰踴人多
 不得食公發倉廩以平物價收葬溺死者

禁止盜賊訛言驚衆者刑黥之人以寧息
脩宇廬舍工直十倍公為設法招來它州
人四近空集公私皆得興作而工直亦平
矣又奏築長堤以虞後患幾月而成後三
年伊洛復漲如前日賴堤而免會行保馬
法令保甲家自養馬每都馬五十匹期十
五年數足提舉官欲其速成為已功脅趣
州縣要以二年期會既急馬價不訾民至
破產不得馬公為條奏止之如初令狀行
裕陵與役洛人言昭陵厚陵時府吏中夜視
事留守亦宿于外至公不改常度早晚視
事外唯增日中一出而已內外畏戢莫敢
妄作事皆辦集或言陵下乏水人多喝死
詔置水車數百及瓢瓠竹筒數萬公知其
未嘗乏水也遣使具措置水事及取脩奉
官司不乏水狀聞舊奉陵之物無先後之
序吏緣擾下公使以所須緩急第為之期
揭榜示人由是人不爭競而工價平洛人
曰洛中不知有裕陵者公之賜也狀行
判大名府遣使問役法利害公請到鎮條析

以聞既至上疏以謂初論役法之弊止謂
衙前一役願得納錢募人既行之農民無
破家之患遂并它役以此用錢至廣雖不
當役者亦不得免此議論所以多也務求
贏餘謂之寬剝重非所宜復其舊為便以
今所取錢計年支雇募所費頗贏二分以
備非常免除第五等減第四等數則天下
速被聖澤矣後司馬丞相建議一用熙寧
法差役公以六條事駁之議之連年然亦
多參用公所言者狀行
公為人嚴重好禮其居家燕處無墮容子弟
勝冠有所賀謝必具衣冠而後使拜存恤
宗族遠近無遺推財予之不計有無自仕
官未達時已為族人之孤特者嫁娶之凡
十餘人矣狀行
公兄弟友愛天至自忠憲公為兩府大臣至
公兄弟同時為真相近輔者三人衣冠之
盛近世未嘗有也又皆眉壽高年公將歸
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貪
惜賢德未之許也其為榮盛又前古所未

有狀

公自少氣節巖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
 位將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盡至朝
 廷事不可屈撓以私據理道論是非不辨
 正不已推引賢能急於家事以誠待人無
 所疑而知人常不誤司馬温公方與執政
 忤而公言温公可代已為樞密副使至為
 宰相又薦之 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
 乎朕當亟召力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
 事宜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為判官防亮純仁
 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程頤有經行
 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下初進士科違
 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
 躡衆人指期為卿輔始亡所謂自是始議
 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陳秀公
 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辟歲省數千人又
 言差役病民最甚宜畀上農及官戶單丁
 女戶薄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鄉
 戶則上戶免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
 有業矣 英宗未果行至熙寧初申講前

議及温公建言一用差法詔訪利害公曰
 目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它役所
 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戶至多取羨數以今
 所宜第除羨數免下戶錢惠澤周矣因條
 六事異温公議後皆參取焉公前此於温
 公疎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自守不奪
 所見乃如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目乃
 兼判中書門下省細務多關決二府恩大
 政 祖宗方勦天下襲唐季未及更宜早
 論定其後 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
 公所陳者將歿猶上書懇惻言天下事所
 臨六州皆生立祠聞訃有巷哭者公撫養
 孤貧雖旁宗疎屬皆仰嫁娶衣食周門生
 故吏之不能自存者俸祿無所餘碑神道

十之二

門下侍郎韓公

公名維字持國忠憲公之子以蔭補將
 作監主簿除國子監主簿知太常禮院
 為淮陽王府記室叅軍修起居注兼侍
 講知制誥通進銀臺司太子右庶子出
 知汝州召還修 英宗實錄兼侍講判
 司農太常吏部流內銓除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繼除御史中丞遷翰林侍讀學
 士出知襄州復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學士知制誥知通進封駁事出知
 河陽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哲
 宗即位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加大
 學士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二年出知
 鄧州穎昌府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
 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
 乞盡歸其官聽父居鄉里詔從之元符
 初復左朝議大夫薨年八十二

公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
 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

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 仁宗患搢紳

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

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

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

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歐陽文忠公為史館修撰薦公檢討知太常

禮院先是 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因袷

饗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

切裁去以明 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

之意宰相陳執中薨請謚公立議及上書

以謂皇祐之末貴妃張氏薨 天子問以

以葬祭之禮執中知皇儀治喪非嬪御之

禮乃請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不忠之大

者宜謚曰榮靈以應寵祿光大不勤成名

之法朝廷賜謚恭公連疏論列以謂責難

於君為恭且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遂罷太

常禮院

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公為記室叅

軍 神宗遇公尤厚每事諮訪公悉心以

對至於拜起進退之容皆陳其節

英宗命韓魏公擇官寮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操操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殿去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

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

手稱善誦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聽納之戒

公嘗引疾請郡 神宗上章乞留將去王

府採東平樂善之語為贊以獻 慈聖垂

簾諭宰臣曰諸王仁孝日聞皆卿等名御擇

官目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時禁中遣使

泛至諸臣之家為穎王擇妃公上疏以謂

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

成德今合族授室其繫九重宜歷選勳望

之家名御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

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狀行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 英宗方免喪

簡默不言公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下燕

間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

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

間則可以留漏刻之求對大臣則可以極

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

敗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

語日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

雖不敏請秉筆以俟狀行

御史呂誨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公上疏

言誨等能審禮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

不過欲 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

大夫貪困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

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 陛下耳

日益雍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

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呂誨等還

任舊職以全政體既而誨等降黜敕命不

由門下封駁公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

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

還敕銀臺使臣得申議論不從遂闔門待

罪乞解職有旨舉臺官二人公上章曰呂

誨范純仁有已試之効願復其職以盡招

賢納諫之美蘇宋除御史知雜公封還詞

頭以謂自濮王稱親逐三御史傳堯俞等

復不肯就職今用蘇宋則堯俞等豈復有

可留之理狀行

霑雨為災詔求直言言事者眾公請擇近臣

委以章奏事有可行行之又請擇郡守及

言近制私罪雖輕常為仕進之累公罪雖

大一時被責輒復升進請詔有司議私罪

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才坐公罪之

有害者稍加困抑以儆慢吏狀行

時 英宗初政公因便殿奏事論人君好惡

當明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

俗可移又以為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

假如 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

善從諫之美未幾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

不稱旨出補郡公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

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函容以全近

臣體貌 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

重比連退二近臣而眾莫知其所謂臣恐

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為 陛下盡忠者狀行

神宗踐祚公陳三事以獻一曰從權聽政蓋

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閑

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

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三曰百官執事各

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能若王者代有

司行事寂為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

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御重

及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以

獻因推及後世禮文之變以申規諷 上

皆嘉納狀行

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琦等不押常朝

班以為跋扈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

公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

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中丞

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

也 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

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

方願庭對群臣使是非兩判叅知政事吳

奎論王陶遷官封還御批罷知青州公以

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叅

大政眾謂得人今纔數月止因論事之際

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是

有旨進奎官一級公曰執政罷免則為降

黜今復遷官則為褒進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為天下之耳目豈可不御章累上神宗召奎面諭就職琦等各復其位公援前言力請郡知潁州改汝州狀行

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中書奏本朝自 僖祖以上世

次不可得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等今

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非是因復還 僖

祖而遷 順祖公上疏曰昔先王既有天

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 太祖稷契

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

為 太祖其所從來久矣 太祖皇帝戲

定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為 宋太祖

無可議者 僖祖雖於 太祖 高祖也

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上尋世系不知所

始若以所事稷契事之切恐於古雖有考

而於今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狀行

除御史中丞公以兄康公任樞密副使兼條

不言則廢公議言之則傷私恩且呂公著

論青苗事用此而罷臣代其任自處之地

不得無嫌且無以屈士大夫之論又屢面

對引義堅切復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

輕刑輦穀清肅時吳充為三司使 神宗

曰韓維吳充以文學進及任繁劇皆號稱

職可謂得人狀行

遷翰林侍讀學士差考試賢良方正孔文仲

對策入等已而文仲罷歸公言 陛下亡

以文仲為一賤士爾黜之何損臣恐賢俊

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

隙而進為禍不細願改賜處分章五上其

言益切堅請便郡除端明殿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知襄州狀行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

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

陛下憂旱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

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

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雍蔽

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

疏曰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徃性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而不肯發望 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雨又命與知開封府孫永同體問在京諸行利害事未幾令呂嘉問同行體問又令以問到利害送呂嘉問等公上疏曰 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 先帝所命以輔陛下於初潛行年六十未嘗有一言稍涉阿倚以希已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損 聖聰今於此小事處置關防乃不得

與新進小臣為比臣復何面目出入禁闈懇求去位優詔荅之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荅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母以多殺為功讀者竦然公自言多不用求去益堅會康公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錢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徙知許

州狀

車駕幸舊邸除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再任而中書舍人曾鞏草制稱公純明亮直練達古今 先帝所遺以輔朕躬又曰三川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興禮樂而勸農桑以追參于前烈皆爾素學御批韓維不知事君之義朋俗罔上老不華心非所謂純明亮直姑以藩邸舊恩使守便郡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乖戾不中本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送中書省改辭行下鞏贖銅十斤公請官觀乃以為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官狀行

神宗晏駕公赴臨闕庭 太皇太后遣使降

手詔勞問公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

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

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

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陛下

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矣常以憂民

為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

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

鬱窒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

神孫觀 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

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

矣遂出榜朝堂詔求直言公應詔言六事

一曰青苗蠲歲散之法二曰免役除寬剩

之數三曰坊場依 祖宗法中歲定額不

可添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歛保馬六曰禁

錢幣出關又言 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

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興兵問罪

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不可不棄者有五
狀行
邇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
當死 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
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眾乃使人
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
一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
羔 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
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 真宗皇
帝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
用也 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
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
子論齊王不忍殺觶之牛以為是心足以
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
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
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遠而過之
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 陛
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軾時為
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
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 真

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

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

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

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 陛下采覽無忘

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東坡集

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詔臣僚不得言 先

朝事而臺諫欲有所言乞改詔語公於簾

前抗議以為帝王詔令傳信四方豈可鑄

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固爭簡

上官均問舜民事如何語洩朝廷下巖叟

分析公曰朝廷但論其所言是非若所言

是則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

何害於理若所言不善雖杜門不通問訊

各執已見論議非惟國事無補亦恐人情

壅隔

狀行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

事始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

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

司馬公光與公平生交俱以耆舊進用至

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

狀行

時中官梁惟簡除入內侍省押班范純仁

等累奏未允公於簾前力爭許之其後惟

簡遷官蘇轍繳還詞頭公因面奏論內降

且言 仁宗寬仁每言近習貴戚僥求恩

澤宜諭執政御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

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問人怨憎惟簡

罷遷官

狀行

公自嘉祐以來為名臣 神宗知之尤深屢

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變更舊法公言多

異及元祐初起為門下侍郎 宣仁 哲

宗眷禮優異公自以四朝舊臣身任天下

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遂去

天下惜之

狀行

先生去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

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湏臾客將去

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

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

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去

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

人如此持國便服程氏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

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

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

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

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

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

為定力不固耳程氏

十之三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

公名堯俞字欽之鄆州須城人未冠登

進士第知蔡州新息縣用薦者為監察

御史裏行 英宗即位進殿中侍御史

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出知和州 神宗

初召還丁憂服除直昭文館同判流內

銓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府兩歲

間九五易郡遂丐開局得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

縣倉草場 哲宗即位召為祕書少監

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 郎御史中丞

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為中書

侍郎在位薨年六十八

公初登第時徂徠先生石介每過公公來嘗

不在介問曰君少年登科不以游嬉為娛

獨閉門不出何也公對曰性不喜雜非

有它也介歎息大奇之既仕益學問其在

洛孟擇其士之賢者皆折節與交相課治

經史每數日一置酒論難問各面攻其短

識者遂知其為遠器范忠宣公撰墓記

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

忌諱抵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

天下墓誌

兗國公主嫁李御著為內臣梁懷吉張承照所

間不相中天子斥二人於外無幾何詔

還二人主家而出御著衛州公上疏言逐主

壻而還隸臣悖禮為四方笑且陛下後

何以誨諸女乎墓誌

皇城司卒密奏言富人嘗殺人有司鞠問無

狀願得卒詰所從而內侍主者留不遣公

言臣料陛下必不惜此人意恐將不復

聞外事耳臣以謂陛下付有司辨其是

非而賞罰之則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聞

外事也今縱之使言不問虛實則貨賄行

而是非亂矣雖刺告盈前亦何益哉墓誌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上疏請建宗室之賢

以繫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關供饋而仁宗未之知也公建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一切以家人禮使

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墓誌

內侍朱晦子穎士以內降監汭口而都水監

復薦之公言樞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

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舉之且汭口

歲興大役責亦甚重今上下相結迭相阿

徇其盜陛下名器將不但一汭口而已

也後既罷穎士公又屢請治樞密都水罪

以戒欺罔內侍趙繼寵以董淑妃故越次

得勾當天章閣蔡卞寧取內藏庫珠私示

內人公皆乞治其罪久之未聽則又曰忠

義之言日切而陛下不亮權倖之交日

深而陛下不察自夏至今如朱穎士等

已三犯法內侍省法且盡廢矣章各數上

每上益切權倖憚焉墓誌

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

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

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

歛者用則天下治矣諫墓

京師大雨踰月郡國多水災公上書請詔百

官言事未聽又上書曰 陛下不以臣言

為然不過以水災歸之天數而已臣請以

政事明之大理誤斷鄭州嚴奕獄已決輒

請對舉覺法官不得首誤法也今審刑大

理匿法罔上而乾剛未奮陽明未融亦致

異之一端也諫墓

英宗初即位有疾 皇太后同聽政至是

上疾平公上書請 天子聽政又再上疏

太后請還政 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

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 太后曰天

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

於受天下於人 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

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 太后遂

還政而遂守忠等公復奏疏 天子謂

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

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既

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諫墓

神宗為淮陽王公上言王年踰志學尚居中

禁臣願俾之出館稍親諸務閑安內寢著

為定規然後飲食起居必有常度左右前

後皆用正人諫墓

遷右司諫每對輒移時或督使言事方是時

天子雖躬庶政而猶退託任大臣公言大

臣之言非是 陛下偶以為然而行之可

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

臣願君臣之際是非非母相面從摠覽

眾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 陛下矣諫墓

嘗論事 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

曰若襄有罪 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

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

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

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

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諫墓

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

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使招納歲一入奏

事公以謂此安撫經略使職也且若愚等

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

帥之權遂移於四人矣尋罷之諫墓

大臣有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公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是必邪人有為為之即上疏爭其非且願與建議之人廷辨邪正又與侍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同上十餘疏言極切至主議者知天下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公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大端存亡一也 先帝既以陛下為子當是之時設濮王尚無恙 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上書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為皇考於 仁宗之廟簡孰甚焉又陳十事皆當世要務俄命公與趙瞻使契丹而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罷復除公侍御史知雜事公還五拜疏論列益急必求罷去 英宗面留公言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願得罪去因再拜辭 上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不得已出公知和州誌

公在 英宗時最被眷遇嘗雪中賜對公自東廡升 上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常目送之故言多見聽嘗曰卿最知朕一日

奏事殿中 上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伎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 上敬納其言誌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為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狀

傳堯俞權監鐵副使堯俞初除服入都未見介甫介甫屢召之既見語及青苗堯俞以為不便介甫即不悅自是惡之及此除命介甫以為資淺且令權發遣曾公以為堯俞曾任知雜御史資不淺乃正除副使介甫退有密啓明日勅已降閣門有旨復收入晚批出與權曾公復爭之 上曰堯俞知雜不到官且為人弛慢曾公請弛慢之狀 上曰觀其面即見弛慢之狀溫公日錄

出為河北轉運使未行改知江寧府又改許州數月再除江寧移河陽又移徐州凡再

閱歲徙五郡公自知不為時所容而持權者欲困公以奔走因請閉局得提舉崇福官會在徐時或告狂人言天文休咎疑為變公以事未白不受辭後狂人竟伏誅公坐不即捕落職奪官方獄大起所連逮甚衆或至惶懼自殺而公處之自如家人未嘗見憂色復起居舍人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祈寒隆暑必躬坐庑中治事不少懈基誌

哲宗登極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 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撻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願 陛下基誌終始如始則天下幸甚基誌

御史張舜民論事語及大臣罷去公與侍御史王岩叟力爭之章七上不報除吏部侍郎不受命求外補乃出知陳州狀行召還復為中丞會蔡確貶新州自宰執侍從

以下罷去者凡七八人而御史府為之一空遣使押公就職公徐進言曰確之罪自絕於天 陛下既屈典刑矣然臣之愚恐雖聖度如天亦或有所未能平者夫事至而應之以無心事往若未嘗經意者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願 陛下寬聖心省浮念誠 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且確黨之尤者固宜貶逐其餘一切置之以安反側則天下幸甚狀行

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得吉人良士及薨 太皇太后諭近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兩官皆幸其第哭之慟基誌

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府與人語唯恐傷之至當言職論事 上前疊疊不窮正直確切無所回隱左右為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平生自奉養甚約室無媵妾食才脫粟一肉所用服

十之四

尚書彭公

公名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調保信武安幕府除國子監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出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元祐初除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落職守徐州召權兵部侍郎徙刑部使契丹還徙吏部紹聖初除權吏部尚書尋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卒年五十四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

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

外艱服除復授漳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

人以為淹而公處之澹如也

曾內翰撰墓誌

丞相王文公得公詩義善之留為國子監直

講改大理寺丞御史中丞鄧綰欲舉公御

史召公不往後雖薦之而為小人所謀復

自陳失舉且薦它官代之 神宗察其姦

怒甚王文公亦以為言即日黜綰除公太

器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

任子恩亦先推與之為守令本於豈弟而

能擊姦豪以安良民其在徐前守侵用公

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

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

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

其容物不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

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

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

而能溫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

公在 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

為和州也通判揚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

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

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

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

謗何異

行狀

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墓誌

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一

正本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賑

揀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免役十監事指

陳得失利病多人難言者又言呂嘉問領

市易司專事聚斂非法意當罷黜充諂

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出拜之不當除檢

正中書五房公事 神宗為寢充命而究

語所從得公言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不肯

奉詔宗室賣婚至女娼家子行有日矣公

奏罷之因言皇族雖服屬已踈然皆宗廟

子孫不可使間閭下賤得以貨取願為更

著婚姻法王中正李憲用兵陝西公言不

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 神

宗初若不憚出語詰公公拱立不動伺間

復言 帝卒為之改容是日殿廷觀者始

皆為公懼已而皆歎服墓誌

元豐元年罷為館閣校勘江南西路轉運判

官辭日復上䟽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

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

患無敢言之臣 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

墓誌

元祐二年以起居舍人召既至執政有問新

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

己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

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墓誌

踰年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

為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

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悅公亦數請去

是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

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

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

之傳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

造為危言以激怒 太皇太后必欲寘之

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

能採則上䟽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

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丞相有

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

還除目辨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

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為

不可諫官指公為朋黨 太皇太后曰汝
礪豈黨確者亦為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
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公亦
落職知徐州一大臣相繼去位自是正
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
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
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
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
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誌墓

召權兵部侍郎徙刑部會有具獄執政以為
可殺公以為當貸而執政以特旨殺之公
執不下執政怒舍公而罰其屬公言奉制
書而有不便許論奏法也且非屬罪自劾
請去章四上不聽御史亦助之言遂并其
屬免罰

誌墓

紹聖元年 今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脩
舉熙寧元豐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
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
者於今則夫人而能言之矣以竇文閣待
制知江州入辭 上勞問甚寵曰與卿非

久別也問所欲言者公曰 陛下今所復
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
政唯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則人無
不得矣

誌墓

二年正月召公于江州以為樞密都承旨翌
日以計聞既而遺表至其略以謂土地已
有餘願拊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使
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
而其利甚博以至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

旱九數百言

誌墓

公為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傳
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為州所至有惠
愛尤以興學養士賑乏恤孤為急
誌墓
公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
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
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
錢調給或為置義莊與人交盡誠敬少時
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
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
子公為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

其女同年進士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其家人蓋其篤行如此誌基

公平生好學喜聞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為好異或以為近名最為今范丞相純仁所知范公再相人謂公必用既對太皇太后首曰姑徐進彭汝礪蓋已有間之者及出江州未數月上命召還或曰須改歲不幸而公死矣誌基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十

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

公名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知汝州襄城開封府襄邑縣治平中為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出通判安州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陝西轉運使召還同知諫院修起居注判國子監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降知和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管句西京留守御史臺再知河中府元豐八年復職知慶州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元祐元年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進大學士知太原河南潁昌府召還復為右僕射又罷知潁昌河南府改陳州落職知隨州再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求州安置元符三年以光祿卿分司南京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召以疾不赴薨年七十
五 徽宗書其碑額曰卅濟忠直之碑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
觀之徒與公從游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
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
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

也言行錄

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可
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
夕在側遂終養焉言行錄

丁文正公憂四方無所歸朝廷特為給所居
官俸仍借官屋居於許州文正公平生好
施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居喪中兄嫂弟
妹聚族七十口約已麤糲上下均一內外
無間言飲食居處人不堪其憂哀毀骨立
廬墓下與役夫同等而食言行錄

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
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
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祕閣
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

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
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言行錄

襄城之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
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
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
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
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言行錄

知襄邑縣縣宇學校倉廩驛舍皆一新之又
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
時一至學親勸誘之言行錄

縣有牧地每歲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
之而縣令不敢誰何公下車恩威著於上
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
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前司
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公申中書曰
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
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
食民田則二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為縣
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
章上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甸牧地自公

始也言行錄

旱久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之於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為汝主糶眾賈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飢獨境內之民不知也言行錄

公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 陛下親受 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入繼之主不同請如從官

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公復言 陛下以

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

尊趣公就職公猶以言不盡用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

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繇是名震天下曾子開撰墓誌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脩政事外

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

自還朝即勸 上毋開邊隙言行錄曰自陝西轉運副使召

還 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輒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

粗備 神宗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邊事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

願 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推為今

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巨願 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

夷狄彼將愛戴 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 榮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 又進言

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 陛下圖不見之怨 上曰何謂

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上善之令條古事可

為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為諫官前後為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

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

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

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為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

薛向不可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

將培克生民歛怨基禍它所開陳類如此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敝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為檢倭所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疆兵之術惑誤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顛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今在廷阿附者衆奈何 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它大臣詞氣甚厲 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迺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誅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

墓誌○又開見

錄去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目為生事曾管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質肅與荆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皆死趙清獻唯聲苦時范忠宣公為諫官皆勸之言荆公志在近功忘其舊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遠志素守耳

權成都府路轉運使兼領農田水利差役事

公以新法於民不便反復論奏戒約州郡未得遽行安石怒公沮格新法使門下人招撫公私事然卒不能得言行錄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過關入對 神宗見公甚喜曰卿父在慶甚有

威名卿兵法必精公對曰臣素儒家未嘗

學兵法又問卿縱不學兵法卿久隨侍在

陝西必亦詳熟邊事公對曰臣隨侍時年

幼並不復記憶兼今日事體與昔時不同

且臣不才 陛下若使完繕城壘愛養百

姓臣策疲驚不敢有辭若使臣開拓封疆

侵攘夷狄則願別擇才者因遂力辭 上

不許公到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振恤

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振之州郡皆欲俟

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

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

路荐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

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

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

收尚不貲又於鄴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

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公稟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聞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詔使得藁塚於邠寧間喜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塚數骸藉其數上之詔委本路監司窮治實前帥楚建中所封也與公殊無干涉朝廷遷治建中罪公連上疏去建中當饑儉之初循守法今申請措置之間不免有殍死者比之臣來繼其法度已成之後故得一意賑恤偶免流亡况建中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又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

言行錄

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种詒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乃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

墓誌

移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

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竊而督賞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自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言行錄

錄事叅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頓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

客置毒在鶯鶯中公曰鶯在笈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鶯鶯為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觀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擿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冤無以申於地下矣

言行錄

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

狀行

除給事中時 哲宗 宣仁太后共政司馬

温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讞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

盡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温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且知前於荆公非苟為異也

墓誌○又言行錄載示奏禁益見公之存心然公既知能仁不欲速而示之以益堅之制蓋欲使知其罪而然能仁察何難人人皆能不止能察亦可費公使公喜而自容於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則是能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貴也何用自首欲顯於此類公求合哉推其如此所以誤公一顧而擬勢至此惟公構其誠而深察為幸

司馬温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人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衆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猶黜六經之春秋矣温公從之

言行錄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社稷宗廟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又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

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言行錄

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膳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納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墓誌

公自為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薦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為揀解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 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

心國家弗避嫌謗不可因諧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公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墓誌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為當然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宰臣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舍胡不問公面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悞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繼入奏曰切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求為商監今來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公初與諸公議蔡確之命唯左丞王存與公相協是日上前方開陳論列之際諸公盡可皆不顧公而先退公獨留身因揖王存上前論之益堅 宣仁怒卒貶確新州言者交章擊公黨確公遂以疾請外即日公知穎昌府王存知蔡州言行錄○又聞見吳軾軍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為謗訕宣仁未右得之恚曰蔡確以吾比武右當重購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宜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購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宜因乞罷政

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為便公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豈不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于官矣民又儼然坐食於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其所有而征其

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便窮民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眾民愈不勞矣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工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倍克之吏則為民之害無甚於此言行錄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眾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做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言行錄

復拜尚書右僕射因入謝簾中宣諭曰或以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公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亦知之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更望 陛下加察狀行公前為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為壅水使高必難成功况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為出近臣往

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擇密啓以手詔

督趣公復固爭 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

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至潁昌公又上疏

極論 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

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

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

力爲之大敞至于今未復也墓誌○又談河

爲兩說文淵公安福密奏主故道范丞相王左丞存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 右留忠宣曰卿父仲

淹可謂忠臣在 章獻朝勸 后盡母道

在 仁宗朝勸 帝盡子道卿當似之明見

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

者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

以對無所回隱因勸 上名擇執政臺諫

官且言 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叅

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上嘉

納之誌

一日三省同登蘇轍獨進 上前論殿試策

題因引漢昭變更武帝法度事 哲宗怒

曰安得以漢武比 先帝轍再拜而退曰

臣引用失當容臣待罪公奏曰漢武雄才

大略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同正欲救

已行之言望 陛下宣住蘇轍尚書右丞

鄧潤甫越次言曰 先帝法度爲司馬光

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

上曰人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

與時也非人也轍卒得罪去開見錄去李清

議多害正人一日 哲宗震怒謂閣下侍郎蘇轍

卿安得以秦皇漢武上此 先帝轍公下殿待罪呂

以公筆不取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雖持大

略爲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此 先

帝非誇也 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河吐

叔僕 哲宗怒少霽罷朝蘇轍門下學坊以謝忠宣曰

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

寡言蘇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賢 時士

大夫觀望多誣詆垂簾時事人情大恐公

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書上之曰望

陛下替做而行以戒薄俗已而狂人趙天

啓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疏稍取以

爲用公又言今狂妄詆訐者已多容之則

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書禁

約一遵 仁宗故事尋以天啓在元祐中

嘗上書龍熙寧元豐政事爲非道編管鄧

州公亦求去不許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
 告詞訕謗先帝有旨落職知英州公疏曰
 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
 者特行重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
 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方有是奏豈非
 觀望耶客省副使高士敦以太皇太后
 恩特旨改官蘇轍謫知汝州御史來之邵
 言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轍所
 謫太近公言之邵為成都路監司士敦有
 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
 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狀行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
 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
 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
 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
 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
 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
 叛汲公允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綱見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

命家人促裝以待諭命

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

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

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

有指陳終移 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

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

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

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

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聞見錄云永州

子恂章潭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

出求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

諸子聞惇維少師論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

與同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

議復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今日之言不可

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

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公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

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遂

賢脩身行已餘及醫書方藥他事一語不

持口而氣兒益康寧如在中州時行狀

上皇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

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

蓋 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

藥密諭曰 皇帝與 太皇太后甚知相

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

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

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 太后

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

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德又

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

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

里又曰離闕下日 二聖再三言 太后

在宮中 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

公感泣不已俄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官

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尊德

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艱論嘉謀日聞忠告

之語公捧詔泣曰 上果用我矣目明全

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 上又

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太后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言

錄載此表略云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實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誘未明致保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性慙恚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猶汗垢泥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

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

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開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日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既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去聞見

公性夷易寬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誠心好善不為枝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繇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終始無間言自為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賜輒均及屬人前後任子恩多先踈

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未官

行錄云公嘗

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

朝事居接待待疎友親雖亦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

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已則各爾

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

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餘可

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食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

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雖暑月燕居不去上服未嘗說足亦不揮扇

見子弟雖顯沛造次非如冠冕莊容不見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

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

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才為已任每有薦

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

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狀行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

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狀行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公者手自

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梟羊食

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關力不惟

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

非也狀行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

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

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子歎語子問曰聞

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

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

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

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

有量如此程氏遺書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

願少留純仁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

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

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

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

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

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

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

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

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

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

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

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

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書

正叔說堯夫對 上之詞言 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 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書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

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慚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

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龜山語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訐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太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

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復法罷
 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總管
 种詒無故訟於朝 上遣御史按治詒停
 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停任
 復薦為求興軍路鈴轄又薦知隰州公每
 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
 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
 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
 有愧於忠宣矣聞見

紹聖初 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
 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
 帝不許范公堅辭 帝不得已除觀文殿
 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
 獨當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
 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
 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 上皇即位
 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忠彥與
 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
 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
 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

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
 彥薦為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
 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
 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為之主
 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去河北三帥
 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
 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常
 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
 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
 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
 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
 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
 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
 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
 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綱見

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
 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
 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
 廢志氣彌勵人以為有文正之風焉其在

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
舍以爲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爲己甚世謂
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
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
今上虛已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
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
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

墓誌

曾文昭公銘公之墓曰遠矣范宗陶唐其系
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告穆叔
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爲不朽維後有人
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
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
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
封疆之事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
利害異趣公爲砥柱愛惡相讎公爲虛舟
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
堂堂巖巖古杜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
白首南遷縱心順命已僵復起 天子之
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爲
嗇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

側 帝念公賢形于詔墨後人來咨不假
方冊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

公名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慶曆六年
 中進士第歷秀州嘉興主簿越州上虞
 令治平中入為國子直講館閣校勘知
 太常禮院元豐元年修起居注以右正
 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改兵部尚
 書遷戶部元祐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
 丞明年遷左丞出知蔡州徙揚州復召
 為吏部尚書乞出知杭州紹聖初致仕
 建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有立志雖為小官修潔自重首為歐陽
 文忠公所知治平中呂正獻公判國子監
 薦為直講又用趙康靖公薦召試擢秘書
 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集賢院書籍

開撰墓誌

公故為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
 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嘗召見便殿其言無
 所附麗累上書陳時事因及大臣皆人所

難言者 神宗察公忠實無黨鄉意用之

墓誌

公在館十年不少貶以干澤及為 上所識
 擢益自感勵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
 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 上
 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
 事必稟中書俟百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
 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
 也

墓誌

官制行 上各御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

有緣議論得臬或註誤被斥而情實納忠

非有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

上意自是收拔者甚眾其補助將順類如

此又嘗論赦令出 上恩公臬異私愿而

比歲議灑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去官原

減官司謁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

杜絕皆非便稍更其灑執政見之不悅而

上察其誠不以為忤也

墓誌

公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連章
 論採且曰去一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讒

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自公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凜及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時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二三大臣力佐佑之公言故道已高水性趣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累章力爭卒輟其役公既中立自信不爲詭隨一時公議翕然歸之然亦卒以是去蔡確賦詩安州吳處厚者上之以爲怨訕諫官交章請行誅竄公與范丞相純仁或顯言

或密疏叡後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爲不可確貶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初公在熙寧中論事已爲范丞相所推及借執政趣又多合已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不苟相比前論不當罷教畿內保甲者乃范丞相所建也始自兵部尚書遷戶部奉山陵有勞確乘間復徙公兵部而公志在體國不以怒遷士大夫益知公賢

墓誌

墓誌

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

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藐流落者恩意尤

篤少時師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公貴求

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其自奉

甚約而喜厚賓客揚潤相去一水公守揚

時援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

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

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為羨談

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

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如古

澧公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

已出又官其二孫退居丹陽且十年不以

一毫擾人既歿鄉人哭之皆哀而四方有

識之士又為朝廷惜也墓誌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

公名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後徙潤州

丹徒中進士第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

寧縣南京留守推官皇祐五年召試除

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

書籍出知潁州提點府界縣鎮公事准

南轉運使 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擢

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罷歸班

出知婺州應天府召判三班院復出

杭州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降知濠州徙

滄州召判尚書吏部元祐初授刑部尚

書遷吏部兼侍講改翰林學士承旨五

年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八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揚

州改中太一官使紹聖四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 徽宗初遷太子太保建中靖

國元年薨年八十二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

輿皆無法制每有發斂府移追擾吏係縲

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許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又為剗革蠹弊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它日諸令長造門領縣民拜廷下謝曰此曹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於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鄭侍郎撰行狀

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狀行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厲風俗知公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狀行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佐有罰今良民罹剽劫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

狀行

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抹公不為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抹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

曾內翰撰墓誌

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瘠黥配海島公奏古者

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為徒隸恐污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

也仲宣繇此得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墓誌○又行狀云張仲宣枉法

黥諱海島公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情有輕有重上愕然曰枉法豈復有輕者公曰希輔知台州受獄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則以所部金坑發鐵廬檢體究無甚利士人得與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嗚俸耳故枉法為輕餘同

上方勵精為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判官

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

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

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

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 祖宗朝天下

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 真宗以

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

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

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

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 上引近詔舉臺

官不拘官職高下為言且曰格命久將得

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

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 陛下所當罪也

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為選人設文時敏

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

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迺與大臨俱罷歸

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寢公以守職不

回紉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

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檐石不充無愠色

墓誌○又行狀云公既歸班執政或喻公請外官開局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又元城談錄云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復名而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
相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之人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也為非義絕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政黨綱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夫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 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異其後論官猶一日發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

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

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眾以謂誠

孝所感狀行

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給公為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蘇氏

訓談

九年以吳越荐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喻兵官捕首領十數輩械送獄中逮夜會散而坐

容不知也狀行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上曰虜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誓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上深然之狀行

祖父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

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訓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

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

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

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

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

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邑上殿

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 上曰

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

免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主

匿名本不足深過而 先帝猶恐長告訐

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

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

賞以勸告訐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 先

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東坡

公在開封常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

所殺事獄具輒為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

世儒夫婦 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

毋縱有罪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

亦不敢喻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

理寺大理奏其妻母緣大臣有請于公又

移御史臺自濠連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

公曰使頌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重得

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 上閱

獄辭疑不直詔更劾實御史推窮乃大理

丞賈種民增損因辭以為有請得其藁於

獄吏家於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願嘗因

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為泄

獄情罷郡歸班班

祖父知滄州陞辭 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

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

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

上問卿母誰氏祖父對曰故龍圖閣直學

士陳從易之女 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

祖父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

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

見錢過嶺 仁宗皇帝聞之擢知制誥

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

之數竒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

屢形天語談訓○又云初陳龍圖為師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欲贈者公不拒

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備載俸餘錢過籍半以償贈聘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脩官制陞對日

上曰更欲脩一書非卿不可以比虜通好

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

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

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

可畢 祖父曰恐須一二年可矣 上喜

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

名華戎曾衛信錄奏篇上 上讀序引大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訓

文潞公嘗謂祖父今之魏相也所謂好觀漢

律令便宜章奏可以斷國論矣訓

公前後掌天官四遷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

所覲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

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替

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

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

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

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

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巡白都堂故

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行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

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

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

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

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

述以已意反復言之狀行

公自與聞國政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

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借差之原

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每廟堂論議援

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

然不可回公天資仁厚字量闊博喜愠不

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

幼自偏東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

坐家人莫見墮容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

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

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

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

為寒素不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

登顯近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學晚歲彌甚自書契以來墳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理所造尤精詣所至為政務大體深戒虛名因時乘理而實利及下莫見其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

至焉 狀行

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遠於律曆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狀行

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狀行

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公以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義衆論未定丞相曾公問曰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公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公曰若如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曾公歎重父之後宋公敏求謂公曰聞議郭后事引勅語此是先人宣獻

為參政時自撰甚有微意云後有知禮者當行之蓋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能見也然竟不行狀行

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先行州縣使有司得專參詳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又請每歲放進士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選又謂尚書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仁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貲振舉綱維竣其整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以三舍取士兼考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公言狀行

嘗因對神宗從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公言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

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狀行

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眾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竣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故無恙狀行

祖父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 宣仁 哲

宗有言或無對者祖父奏事 宣仁畢必

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公以聽聖語

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

元祐執政至祖父 上曰蘇某知君臣之

義與它人不同

訓談

祖父在元祐間不取諸公太紛紛常云君長

誰任其咎耶

訓談

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

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

服而去其脩敕令必本大體為侍讀多所

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

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

未當亦不苟從

墓誌

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

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讖

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

為是者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

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它

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

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狀行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祖父曰公記之博

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

術也祖父曰亦有一說某每以一歲中大

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

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

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

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

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桓

公會于葵丘是歲晉文公始霸之類恐亦

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哩詠詩

什以至士大夫家世代閱名諱婚姻無遺

忘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爾

訓談

祖父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躬佩服少

時聞計用章郎中為吏以循良稱數典大

郡政績尤異因往造請求異聞乃款語其

可紀者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

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

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

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

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
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蔽於夸大矣
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

慾也

訓談

祖父又嘗言在江寧日揚告諫議謂吾曰嘗
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人者耳鼻欲大
口目欲小此言可以諭大夫土木偶人而
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鼻
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
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為刻薄此豈非
忠厚之言哉告又自云始以中行外郎為
江東運副為司長書押皆叩紙後有以前
行充者書押須移上始悔初之不思也

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

訓談

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
直郎知無為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
復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
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

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緣進奏院事終躬
輒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名御哉訓談

祖父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
反復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
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
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
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訓談

祖父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
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
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訓談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祖父曰子容吾
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祖父
笑而不荅訓談

祖父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
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包

苴之饋也

祖父嘗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
水不腐此其理也訓談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

公名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嘉祐中
 登進士甲科歷知冀州南宮縣江陵府
 觀察推官召試為館閣校勘擢檢正中
 書禮房公事監察御史裏行責監衡州
 鹽倉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為開
 封府推官尚書禮部郎中右司郎中衝
 替起知滑州 哲宗即位召為侍御史
 元祐元年為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歷
 左丞中書門下侍郎六年拜右僕射以
 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落
 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
 居住四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薨年六十八

王荆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才任以不次元
 公絳數以公為言荆公一見遂器重焉權
 為中書檢正居月餘默默非所好會除御
 史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為安居
 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

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
 寬州縣之罪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
 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
 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
 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
 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
 顯責明廷本無聚斂之意門人劉仿王知
常撰次行實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公既對面賜
 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 上意嚮
 納劉大諫序公文集云 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
獨學不識 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
安石也 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
 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
 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
 之心每在私後 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
 而為煩擾 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
 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
 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
 於無事之論彼以為此流俗此以彼為亂
 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
 為無能臣願 陛下虛心平聽名御重好惡

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名御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唯 陛下號令之而已

賈行

公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略舉十害是時御史中丞楊公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詖欺誕中有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於 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 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顧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公謂 主上天資英睿孜孜聽納而大臣輔導之非是懷不能已明日復上疏曰 陛

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耶 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獮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 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

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政府擬竄嶺外

上不聽乃貶衡州公奏言上世葬將陵歲

有川患方護諸喪抵鄆州葬有日伏望寬

貸使臣葬畢奔赴貶所有旨聽許 行實。又聞見

錄曰揚元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復有十害王荆公使

張璪作十難以詰之璪解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二

人向皆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懼恐請曰臣愚不知

助復之利乃爾當伏妾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

於權勢使 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備對布所難者

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 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

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雖遠固自其分但助復終

為天下之患者願 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知鄆

州摯責監臨璪亦由此

作荆公意生事落修注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

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關伯

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

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

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

以慰邦人崇奉之意 神宗即日批曰辱

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

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 實行

哲宗皇帝嗣位 宣仁聖烈皇后以祖母共

政見連歲水旱西邊未寧百姓勞弊而國

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

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

出又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

大臣選用臺諫權公為侍御史公自熙寧

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闕天下

事久思所以報稱於是上疏曰昔者周成

王幼冲踐阼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

仁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

奭馮元為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 陛

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

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

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

繼求治之志 實行
公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

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與言責臣請增
補臺諫並許言事實行

神宗皇帝靈駕發引前一夕山陵使蔡確不
入宿公彈劾其罪以聞不報確使回赴內
東門朝見訖即日視事公又奏確不引咎
自劾乞罷其政事以明典憲無何確上表
自陳其略云蓋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
陪輔王室獨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
大意謂垂簾以來多所更改皆其建請公
以謂使確誠有是事不言於先朝為不
忠之罪於今日為取容之計誠無是事則
欺君莫大於此因上疏論其惡謂確當去
其罪大略有十又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
臣體皆罷其位實行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然有司立為約
束過於煩密人情病焉久未之改公上疏
謂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
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
法亦有禮義存焉而已先皇帝體道制
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

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
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
求苟免甚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
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廵所隸之齋而已
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廵
禮齋詩博士兼廵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
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
杜賄賂夫學政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
之意哉夫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
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
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
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諸生不
許相見之禁聽其在學往還即有饋受自
依勅律其餘見行科條委本監長貳與其
屬看詳增損著為定制實行

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
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
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
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劉大諫撰
公文集序

諫官王覲論胡宗愈除右丞非是疏奏不已

二聖怒將重責宰相開陳不聽公復進說

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

姦邪甘受之否公頓首謝曰 陛下審察

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朝廷顧大體

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 陛下逐諫官

而後進恐宗愈亦非所願文彥博曰劉摯

言是願賜聽覽遂免重責改職補外而已

實行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

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

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

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二聖論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 太

皇官家何所憂也

實行

哲宗在講筵一日讀 仁宗不避庚戌臨奠

張士遜侍讀說曰 國朝故事多避國音

本朝角音火也故畏庚辛 上顧問執政

果當避否公進曰陰陽拘忌之說聖人不

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

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

張公謹 仁宗不避庚戌日皆 陛下所

宜取法 上深然之

實行

公在中書一日内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

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

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

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

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

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

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

告諸宰相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

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

相專權很復盡取其事置吏額於都省

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

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

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

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

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明日呂相

袖藁厲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

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等以勞進官

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遂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誼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為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

集序

選后未決簾中諭曰所選百餘家矣皆於陰陽家不合獨一家可用復有二事未安一事女是庶出二事嫡母悍妬女生三歲而

逐其所生母遂鞠於伯氏今以所生為父母耶所養為父母耶或對曰女無出繼之理當正其本生父母似無足疑若庶出則國朝已有明德皇后故事公進曰以春秋傳言之夫婦之子妾婦之子皆合備采擇之數以禮言之則必著外祖官氏者明當用嫡也况明德皇后乃太宗在藩邸時取以為妃非天子納后故事眾皆助公語上深然之

實行

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及為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荅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為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

亦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
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
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區
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
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

序集

言者論公交通邢恕及章惇子牢籠小人為
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
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
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朱光
庭駁奏謂劉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
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遂并罷知
亳州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公公荅
以手簡去為國自愛以俟休復會茹東濟
為排岸官其人數有求而公不與怨甚適
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中丞鄭雍侍御史
楊畏二人方論奏公未竟乃解釋其語繳
上之曰以俟休復者俟它日 太皇太后
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公之子游間一
到府第相見或隨眾客公亦見之故言者
謂公延見納預為牢籠以冀後福去

行實。又王居

霖霖年錄云延和泰事齊院再上因奏前日臣有短見
奏陳不知曾經覽否應曰見臣之區區不為一劉摯蘇
轍為 陛下措腹心之初腹心之人難得去了一箇無
大皇心裏懸重它只為邢恕過京通東及接見章惇子
事當面問它來它皆言是曾樞密且道是一箇朝廷怪
責感人却與書東通消息送好心使不得余曰泰確
發毒便劉摯分付右僕射與他牢籠不得應曰樞密道
歷便是也蔡確便做宰相也則牢籠不得余曰陛下
下既見得却教做宰相也李龍不得如何尋常一箇東
帖可以牢籠額 陛下更加體照又論曰 太皇亦不
深罪他也為它垂簾之初有功只為這件事到了不合
余曰此則誠是劉摯少思慮不將來做事却做尋常人
情事起來言事官未必皆忠直無心之人巨聞楊畏是
在甚處但看去除 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蔡確開道
路也 陛下亦覺近來臺諫官莫太甚不便是臣等當
日言蔡確章惇亦不曾如此今劉摯有甚事怎消得恁
地過逐驅 陛下更入思慮

察且將此事更入思慮

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
不改平素淳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
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鈔錄攷
攷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
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
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
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少好禮學講
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
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
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

章書疏未嘗假手序集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實行

公自青杜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

子曰 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

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

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

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

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

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

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

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

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

悴之色序集

公居新州數月得微疾自謂將終戒飭後事

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

為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

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

雖公家亦不知也 今上登極大赦天下

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然後

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

邢恕責求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

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

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

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

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

意之地可為寒心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

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

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

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謀危宗杜引及

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

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

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

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

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

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

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

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叙復

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跋徑伏闕下上疏許

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

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

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

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

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

後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

懋云集序○又行實云完治所問及甫司馬昭謂諺

執政五年而未作相必有怨望疑其勢心意如此

問粉昆謂諺及甫對粉昆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渠

不實然謂為司馬昭必以呂丞相大防備嘗國父或以

為誇而及甫欲詞乃以指公又粉昆者世以射馬都尉

為粉侯故王克臣錄子師約人稱為粉羹今韓嘉彦尚

主必以兄忠者為粉昆而及甫乃指巖叟蓋及甫元

祐末稱被遣用呂丞相除為權侍郎心甚德之而忠君

是時雖罷權府上眷未衰王梁或駭或死易以茂齋

故及甫陰自移其初意委曲遷就獨指公及王梁人皆

知其妄朝廷亦

覺悟獄事遂緩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

公名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舉明經

調真定府藥城縣主簿韓魏公留守北

京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

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知定州安

喜縣 哲宗登極除監察御史元祐元

年遷左司諫侍御史出知齊州復召為

起居舍人四年除中書舍人權吏部侍

郎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六年拜樞密

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端明殿學士

知鄭州徙河陽薨年五十一

嘉祐六年 仁宗患詞賦浸淫經術不明初

置明經科公年十八州舉省試御前皆第

一熙寧中韓忠獻公留守北京一見異之

辟以為屬張法史 樞密諺

近日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

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基

除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得言事公以謂既

處言職不得不言入臺之次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且言河北推鹽之法尚行民受其弊下貧不復得食因錄大名刻石 仁宗詔書以進且言河北天下根本自 祖宗以來推此以爲惠願復鹽法如故其後出守齊州復請河北之法行之京東是時方下詔求疾苦四方之人爭以其情赴愬所由憚於省錄頗致壅塞公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四方之人必謂 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令孰肯取信墓誌

裕陵復土使者還朝以定策自居公言 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 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渠敢貪天自言定策及論執政有才輕行薄蕙隅不脩好爲俳諧侵侮在位陰相交結共持威福者章十餘上卒皆罷之墓誌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由門

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閣門復上章論之繼降手詔俾速書讀中語甚峻公持之愈急復上疏去臣爲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九八上章命竟寢

墓誌

又言三省胥徒歲累優秩月饗厚祿朝廷每舉一事則論功計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以至於此望飭勵大臣杜抑微倖復講治平已前條格循用即詔近臣裁爲十七條今遵行之墓誌

九月除侍御史左右正言久闕公上疏國朝倣近古之制諫官置纔六人方之先王已爲少今復缺而不補臣所未喻豈以謂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耶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耶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詔補諫臣無今久虛其職墓誌

公以起居舍人入侍邇英司馬康侍講洪範至以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時天子恭默思道敬衛未言公喜聞德音因

欲風諫退而上書曰 陛下既能審而問

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

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三數雖

少推而擴之足以盡天下之要 陛下誠

能用以脩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

致也 臣職備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

世墓誌

滕元發自太原易許昌公封還詞頭言進退

帥臣理當重名御今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

邊帥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

任安邊之福命遂寢

墓誌

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求觀元會

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

寬不敢求

墓誌

為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

歲公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

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微

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緝寧

墓誌

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分左右廳二人共

治一事每有異同或至累日不決官吏疲

於咨稟罪人困於留繫公至首立逐官分

治之法人各自伸事以無墜遂著為令

墓誌

公常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

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立定五

年十料之令

墓誌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

容數十百人囊橐淵藪有不勝究者公密

令掩捕毀徹隨情決遂以無盜居民開

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

緡市僧替違逾年止輸其半讀盡力無可

賴一日開戶外有錢聲償數皆足讀性念

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公治開

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者而老

姦吏自然畏粟至不敢欺

六年二月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曲

謝延和 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

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 陛下聽政以來

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

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

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邪正難辨

辨之少差治亂所繫

繫字錄載此語甚詳又云太母曰此事裏面常說與

官家只為官家未苦理會得

柳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西又少進而西曰 陛下

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

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

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

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

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 二聖

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

用之說告 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

欲深誤 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

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

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

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

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邇英進讀

仁宗知人事公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

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

自然可見基

因侍講筵奏曰 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
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 陛下以讀書為

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

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

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

是積學之要願 陛下特留聖意應而退

繫字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為境上之議既定時日

復多不至我去彼來數數勞苦公請預戒

邊臣一不至則勿復應自爾夏人來者未

嘗愆期基

同進呈熙河延安二捷報子由躡而前曰近

日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

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當意在與

之也微仲曰不可國家歲以二十五萬銀

絹賜與在西國當一百萬豈可受侵凌亦

須恩威並行余曰形勢之地豈可輕議棄

與不知與後保得後來不更要否簾中曰

夷狄無厭劉相亦曰無厭余曰不可一向

示弱師朴曰看道理如何遂下初蘭州界

有質孤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畫界當在

我地而西人力爭蓋鯁形勢膏腴之利失

之則蘭州熙河遂危故以為不可棄獨延帥意在與之子由自執憲主延帥議故進

說如此

繫年錄○墓誌文二堡乃光國留屯之所

六年夏賊數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

厓峴堡虜居人轉寇涇原及河外廊府州

衆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人右廂種落

大底趣河外三䟽請乘此進堡若築龕谷

勝姑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衆議未一

或欲以七峴經毀之地皆與之公言甚力

以為不可與賊計得行後患未已且損事

體取輕夷狄因請遣官諭熙帥即遣戶部

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

發軍馬支費錢糧帥司一切得從便宜不

必中覆定遠既成物論為當皆公之力也

墓誌

儲祥宮成 太皇太后諭曰 先帝以皇嗣

難立有此志願今 太皇與 皇帝出閣

中物營之以成 先帝之志公進曰 陛

下不煩官不勞民真盛德之美然自古

人君常以土木為戒此宮既成它日願勿

復為也宮成將肆赦公曰天禧中祥源成

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既對又曰古人至

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

治也

墓誌

時選后久未決一日奏事畢 太皇太后諭

執政曰今得狄諮女羊命似便然為是庶

出過房事須評議公進曰按禮經問名篇

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

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 太皇太后深

以為然議遂寢既降制定選今皇后 太

皇太后諭曰 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

功不是小事公對曰內助雖是后事其如

正家須在 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

正當

御名

之於始 太皇太后以公言語

上曰正家須在 皇帝如是者再既退公

乃取歷代后事迹以為法者成書一卷

曰中宮懿範上之

墓誌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

偶節一事便能有濟要當每事以節儉為

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墓誌

公內剛外和志其大而略其細或以不義加

己不寘念也見欺君害民者雖前有鼎鑊

必與之較故立朝廷進說無所回隱不卹

己私其人居朝廷執政柄在人望風聽命

之不暇公直前犯之雖司馬溫公亦為之

言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公處之自

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然後

已誌墓

公於學無所不窺詩易春秋皆有傳記漢唐

諸史略舉成誦動數百言其為文闕深含

暢語省而理該尤深得制誥體然平居未

嘗見露文采而矜知聞也誌墓

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薦彥霖為屬韓

康公代魏公欲留彥霖謝曰巖叟魏公之

客不願出它門也士君子稱之聞見錄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

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中熙寧六年

進士第歷洺州司法叅軍河南府左軍

巡判官 哲宗即位除秘書省正字擢

右正言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又遷左

諫議大夫除中書舍人辭不拜以集賢

殿脩撰提舉西京崇福宮俄復除寶文

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真定府落職

知南安軍改提舉洪州王隆觀南安軍

居住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新州別

駕英州安置元符初移梅州 徽宗即

位移衡州尋改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

住未行除脩撰知鄆州待制知真定府

罷知潞州落職知沂州貶信陽軍除名

勒停送峽州編管久之提舉南京鴻慶

宮復直龍圖閣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

公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

無敬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

移性嚴毅雖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侍側

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

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也窮

經樂道至老不衰

言行錄

開府公與司馬温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

温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温

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潦彫開斯未能信之

語以對温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

問盡心行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

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

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

温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弗失終身

行之調沼州司法叅軍時吳守禮為河北

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

人告司戶賊汚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

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許尔有賊

本來按尔今劉司法言尔無之姑去於是

眾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

實有賊而我以誠告吾其違温公教乎

後因讀楊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

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

言行錄○又韓維所記談錄云公

曰先人與温公同年以其樂於教育故自公遠安世使學與公休同禁九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其公忻然告之無勸意九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請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九所言自相擊肘予掩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又道讓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

不破誠是天道思誠畏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

左手頓之笑曰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

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温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間足

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

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言行錄云按文集有乞不賜傳變以郡將堂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世巨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於

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目既不能効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

自王荆公呂惠卿蔡確章惇繼踵執政幾二

十年士大夫多出其門布列內外任職之

人不與王呂則與蔡章在朝廷者十有五

六温公當國茲邪小人惡其害已與訛造

訛更唱迭和會温公遽薨善類自失朋邪

相慶意蔡章復用雖執政間亦多畏此二

人之險甚於虺蜴依違顧望中外憂之

宣仁后問呂申公孰為司馬相公門下素

所厚善可爲臺諫者呂以公嘗爲溫公所

薦擢右正言言行錄

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 祖宗以來

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

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 累聖之

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

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疏太師平章

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

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

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

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

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

此章偏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言行錄

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論臺諫更疏論列已

而諫官王覲坐是罷斥於外然臺諫論之

不已皆不報中執法孫莘老御史楊康國

相繼辭去獨公與左司諫韓川同對 宣

仁后因問近日差除如何公與川奏朝廷

用人皆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議以爲不

當即略陳宗愈罪狀 宣仁后曰今且試

其所爲公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

級要湏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

人之上則人無異論若執政之官 陛下

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猷獻替動

皆中理固爲盡善一有差失天下將有受

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宣

仁后嘉納退而又以劄子論宗愈向爲蔡

確引用今又陰結博確凡十二事章十餘

上皆留中而公論之不已又申三省乞請

章疏付外施行翌早三省奏事罷執政皆

退簾中有語曰右丞且住劉安世有章疏

言右丞右丞宜自爲去就宗愈遂罷言行錄

章博於崑山縣強市民田人戶經州縣監司

次第陳訴皆不敢受理又經戶部論訟復

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公累上疏不報

乃極論之曰按博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

謀蘊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

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徼幸

富貴在 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

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 陛下嗣位擢置

上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以至悖慢帷
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及以家難退歸里
閭而敢憑恃凶豪劫持州縣使無辜之民
流離失業乞特賜竄殛仍委臺臣置院推
劾其崑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
責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體究詔贖銅十
斤公復爭之以謂所責太輕未厭公議况
悖與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
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
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
竄逐深恐無名且干繫官吏因悖致罪皆
處從坐悖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理顯
錯亦已太甚况下狀之日悖父尚在而別
籍異財事狀顯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
民冒犯猶有常刑悖為大目天下所望而
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
公卿伸於愚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
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

言行

李常始阿附王荆公故 神宗嘗曰李常非

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
為朝廷不可一日無安石寧可逐臣不可
罷安石既退更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賣恩
當時已為清議所貶及元祐間為御史中
丞與侍御史盛陶陰庇姦慝緘默不言世
尤惡之公言常陶賦性柔邪秉心不一昔
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擢常為戶部
尚書以陶為考功郎官今並屈丞雜阿諛
朋黨殊無公道蔡確猶在謫籍而為其弟
碩陳乞內徙又自請穎昌自便章悖強買
民田二人目覩其事終無一言如此者七
事疏方入未及行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
蔡確安州所為謗詩公即論奏曰確詩十
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指斥
乘輿情理切害犯大不敬借唐為諭謗訕
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
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
它日時事變易徼幸復用據泄禍心此而
可捨國法廢矣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對於
延和兩官宣諭令具行遣比例條列密奏

即以宰相丁謂等貶崖州司戶條例以聞
 初吳處厚繳進確詩李常以爲不宜長此
 風盛陶謂確本無意公與燾并奏其罪請
 俟蔡確事畢特行竄逐彭汝礪曾肇同在
 中書爲舍人亦皆極力救確公言上自執
 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
 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
 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目所以夙夜寒心
 過爲 陛下之計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
 分司南京而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
 公與梁燾吳安詩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
 太輕未厭與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於是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
 崔思監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坐是同日
 出臺中一空彭汝礪落職黜守偏州曾肇
 亦罷斥外補言行錄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
 語言恐脅貴近爲中外憂公復言曰臣近
 嘗進對論蔡確朋黨雖粗陳大槩未能盡
 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臣聞蔡確章

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
 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
 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
 事在其掌握 聖上嗣位四人者以謂有定
 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爲辨正臣恐異
 日必爲朝廷之患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
 日 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喧傳以爲
 盛事明年 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
 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 先帝違豫嘉
 歧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
 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
 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名御重其
 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 皇帝爲 神考祈福手
 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
 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
 其事三也 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
 宅才告畢工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
 人莫不服 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
 其事四也此實 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
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 今上事迹作為
金滕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末著實
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
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
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屏息它
日無患由是三人亦皆得罪言行錄

始公論蔡確未行兩府中獨范丞相留身簾
前力解之時左丞王存已去行數步為范
一言留之當時公嘗奏云伺候行遣蔡確
了日當節次劾奏奸黨乞賜竄逐至是乃
言之且言純仁為樞密日因司馬光久在
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為說乞依舊散青苗
息錢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於
上前親自奏稟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
陛下復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
尋得聖旨盡令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
執政言行反覆陰懷碩望止為全身之謀
以名取人其弊至如此以上皆光之語臣

不敢有一字增損純仁與存遂皆罷去言行錄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時有詔權罷講筵又
之公偶為家人崔乳母牙媪以謂無有詰
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
何敢尔妄言且 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
此媪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
與府錄有契因折簡問之荅如所聞即上
疏面言迺者民間喧傳見求乳母臣謂
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未嘗輒信近日
傳者益眾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
漸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為憂不敢以位為
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 皇帝陛下
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
願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間之燕頻御經
帷仍引近臣與之議論前古治亂之要當
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
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哲宗但悅
首不言 宣仁后曰此事無之恐卿誤聽
反覆良久公去臣請繼此復言明日兩府

奏事 宣仁后留呂丞相告之且去可諭
安世無再言呂曰臣忝備宰相無由與言
官相見若召至都堂恐駭人聽今給事中
范祖禹雅與安世厚善而臣與祖禹共事
於國史臣請退語祖禹以聖語諭安世
宣仁后曰善范過公所趣小吏白諫議朝
服聽宣諭公初唯唯而已徐曰醇甫居侍
從論思之地且職在勸講義當盡規奈何
反止同列耶於是醇甫退而亦論之公復
上疏言伏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
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
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
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眞源增益壽
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
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
而况 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 六聖憂
勤積累之基業 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
愛自重以爲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
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
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

冀 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御欲
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 宣仁
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雇乳
母者爲劉氏也 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
以望公其後專寵 孟后幽廢正位中闈
是爲昭懷皇后言行錄

自崇慶垂簾復 祖宗舊政温公既薨之後
荆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
利脅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
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
平舊怨謂之調亭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
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
人鄧温伯爲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
逐之公言温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
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
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
疏累上不報又於延和面對極言論難甚
久 宣仁后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
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公以義
理開陳退復論之凡六上章不報即引疾

在告陳乞宮觀尋除中書舍人公力辭門

下侍郎劉莘老亦奏溫伯實王安石黨人

梁燾朱光庭劉安世皆忠純諒直之臣中

外之情以其去住卜朝廷意向憂國之臣

無不疑懼 兩宮復遣中使宣諭錫以珍

膳公請益堅乃除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

崇福官言行錄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

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

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

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

聽公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

上虎言行錄

公曰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

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

歸府第遇之於塗余去蓆帽涼衫歛馬於

浚溝廟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

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
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
不樂范相之出由安世章疏已而復拜呂
相遂擬安世真定 宣仁難之呂云劉安
世曾言范純仁純仁今既復相宜少避之
宣仁曰今既不作言事官自不相妨其後
樞密院奏事 宣仁申前語韓師朴如呂
之對 宣仁曰如此正人宜且留 朝廷
遂輟錄
元祐中詔議北郊典禮蘇子瞻主合祭之議
從之者五人余謂湏當分祭從者僅四十
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
易夏至方澤之祀復有一人欲 上不親
祠而通權火 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
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子瞻狀引昊天
有成命詩以難分祭之議衆官憚子瞻之
勢莫敢櫻觸乃蒙見推因作前議以荅之
既送同議官簽書遂致漏泄其徒馳告子
瞻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荅莫若白子
由亟令罷之子由時為門下侍郎即日降

旨罷議竟不得上比觀蘭臺文選印行子
 瞻議狀盡非元奏之語深可駭異其禮部
 所議初甚平易後為門人開說遂為後狀
 以進亦但慮減損禋賜動軍中之情又謂
 合祭已久神祇所饗政之必有殃咎可為
 寒心而已余隨其所論以理折之固無遺
 者今覽印本追記舊文十不存一懼後人
 不知本末因錄奏草於右使覽者得以推
 見事實云 劉公北郊 後序 劉公奏狀略云 蘇
 軾謂合祭負丘於禮為得不可後改臣
 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 國朝三歲一郊
 圓已疎闕豈可因循誤誤不加考正 古者求神以類
 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時日方位牲器樂舞皆從
 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
 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嫌之語驚亂天地又引吳
 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竊謂此詩終篇未嘗有
 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
 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
 饗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也噉鳴之序曰春夏祈
 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
 禘賜子乃五代姑息之弊法 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
 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遠為險語以動
 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
 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兼載之議皆後世
 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 聖慈詳審其當
 上以體 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感豈勝幸甚

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祐
 乃以先朝事激怒 上意會庭策進士李
 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
 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
 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
 頃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
 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
 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不必
 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
 讎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
 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
 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亭之說果
 何益乎昔温公為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
 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
 為知言 言行錄

公度嶺北望中原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
 荒且無兼侍恐一旦溘然為慈親憂因憶
 温公語云北人在瘴地唯絕嗜欲可以
 死自是遂絕 言行錄 又談錄云公言其平日康
 寧之狀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迂

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覈不許安
 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足不孝若非義
 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一疾亦無
 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達令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
 宵寐之變雖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
 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曰安世自非誠凡
 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
 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
 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後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
 伴客有至六七盃初無所苦書字如服先人之訓先
 工正書然後學行行已能革今人未能正書而便草
 如未能坐立而便走也安有是理故終身未嘗草字
 與人書尺至老未嘗使人代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
 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
 屬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
 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公言安世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
 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
 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
 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
 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
 弱它人必死之地而余獨無恙今北歸已
 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効也

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
 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
 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早懸樹
 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
 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

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
 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
 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
 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聞見錄

惇卞用事所以殺公者百計皆不克然必欲
 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
 則復徙廣東九二廣間甲令所載稱遠惡
 州軍者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
 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皆謂公
 為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
 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也
 或問何以至於此曰誠而已

言行錄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
 以劉丞相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
 銜怨不已以書抵恕曰及改月遂除畢禪
 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
 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
 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
 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紹聖末蔡確子渭

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及甫書爲證訟劉丞相及公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委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實繁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緣摯竄斥願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危疑摯有頃搖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如傅粉昆謂梁燾燾字旣之以旣爲兄以兄爲昆也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者眇躬謂主上摯旣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逞之意前已甘心快意於蔡確輩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爲甘心快意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爲可寒心也問有何照據則曰先父屏人說來即無的確照據時劉丞相王彥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寫劄子爭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摯等逆心及甫言之於元

祐其事可信不誣在法九族當坐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嘗論禁中宦乳母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謂陛下已感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摯旣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

所言行錄

公在貶所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博下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

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言行錄

惇卞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懷寵冠六宮

隆祐幽廢惇乃以公頃論禁中產乳母事

媒孽之始鄒至完亦嘗諫立劉氏坐窺嶺

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橐以檻車抵二公

貶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哲宗登

遐徽宗即位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

不收言行錄

曾子宣為右相李邦直為門下侍郎一時正

人皆為所忌公帥真定呂子進帥高陽過

闕合入見緣公鄆帥謝章有曰志存許國

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

曾李覽之曰如此怎生屈捐遂不許入朝

韓丞相忠彥薦張芸叟為大諫邦直出之

帥中山蔡京作相用范致虛諫疏曰河北

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公與張呂同日

報罷言行錄

公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旨治郡中事無巨

細皆詳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官觀寄居官白直曆

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持

身廉御名如此錄

公曰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孃子謀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職不比閑慢差遣須與它朝廷理會事有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孃子曰不然諫官是天子爭臣我見你爺要做不能得你是何人蒙它朝廷有此除授你若果能補報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甚處隨你去但做安世遂備禮辭免尋便供職三日朝廷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九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於其中間又遭先妣喪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跣足日行數十里脚底都穿破一日下程大底兒子悶絕于地後來究竟不起今只有老夫與兒子兩人在耳錄道議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安世以

為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非

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為

之理爾請言一事安世少時在開寶寺習

省課潞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

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安世問之安

世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安世言昨

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

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屢其匠

擅其工斤斧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

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

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為也余時

甚少氣頗銳應之曰安世雖晚進以理觀

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安世曰今日

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為人之利手若

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興所利反掌之間

耳潞公默然它日見先人云嘗請令郎相

見其論甚堅正也錄

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

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子

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恩殿參可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為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鈞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曾有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言行錄

千橫行大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荅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為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已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僕曰此言為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

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

記取極有意思

馬永卿編語錄

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

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

此進言者之大戒

錄語

器之嘗謂子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公也

童蒙訓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叅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呂氏雜錄

胡理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如意斯

安世有一同年宋若谷在洛州同官留意
 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
 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
 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徃遍問
 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說筆記之因以手指
 畫膝上教程曰題云某日送到某人某事
 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
 寸許以初訊問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
 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犴既
 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
 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道護錄

與黃鏗用和小東云俞玘筆尚未蛀損但然
 心不正主鋒多偏傳毫太薄抑按無力此
 其所短也又東云向者論俞玘筆病出於
 偶然乃蒙閣下推之以及脩身之道何嗜
 學之篤也抑公權謂心正則筆正亦有此
 理苟知其要亦不必專守斯言也道護錄後

公自宣和乙巳歲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
 書問皆不啓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曰異
 時吾死歛以時服柩中御無置一物於是

家人始為公憂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
 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
 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葬開封府祥符縣樂安鄉邊村之原揚中
 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唯玉搢紳
 徃徃傳誦以為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迹不
 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
 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
 不見大聖及公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
 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至墳擁
 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鑪於廳下
 爭以香炷之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墳
 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
 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
 之真鐵漢不可及也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內翰范公

公名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中進士
第知資州龍川縣司馬溫公辟同編脩
資治通鑑書成除祕書省正字 哲宗
即位擢右正言以親嫌改著作佐郎
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遷
右諫議大夫兼實錄修撰改禮部侍郎
進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史院事又為翰
林學士兼侍講 哲宗親政以龍圖閣
學士知陝州紹聖初提舉亳州明道宮
繼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
州卒年五十八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被金甲至
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
是日公生遂以為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
稱鄧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曰或
配甫子而稱之故字淳甫傳家
公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通議河南君

皆蚤世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已子公自以
既孤每歲時親賓慶會慘怛若無所容閉
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
皆一時聞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
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
忠文諸子為諸父行云傳家

熙寧三年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
公同編修供職祕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
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論
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
往見傳家

初溫公又辟劉公放劉公怒同修書及溫公
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各在官所
獨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
此書致力為多是時富韓公致事居洛韓
公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公獨厚疾篤
召公以密疏授之大抵論王安石誤國及
新法之害言極憤切韓公薨或疑以為不
可奏公卒上之傳家
元豐三年三月五日 神宗晏駕六月七日

公上疏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
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
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已來不唯人臣無
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 國朝
自 祖宗已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
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
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
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
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
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
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
也旣以日而爲之又以月而爲之此禮之
無據者也旣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
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
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
已行之禮旣不可追且衰裳不可以服勤
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亦是也臣
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

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
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
不必爲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
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論厚葬
之禍乞於儉制之中更加損約未報又奏
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
服之今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
以吉服臨喪也 人主獨以衰服在上是
以 先帝之服爲 人主之私喪也凡此
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
孝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
吉禮則服冕旣畢禮則復衰今 人主素
服以聽朝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
法也唯群臣燕服當爲之制朞年之內純
用縞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
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
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
庶人唯遏密三年所以爲君服也今祔廟
之後群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
息習爲俗樂之浮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

義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至於困窮哉臣以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請禁之便執政皆以為難唯温公然之而議竟寢家傳

公除正言客有言温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温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欲獻之

神宗屬 神宗已不豫未及上元祐元年

上表進其書家傳。又遺事云公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鑑欲移文開封毀板冲力陳不可乃已。又云元祐中容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它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二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樂城先生於穎昌寧城曰老來不欲此

觀書近日且且看唐鑑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温公曰經筵若

得范淳夫來尤好温公曰他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

他温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乏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

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遺事

除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其略曰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又况 皇帝富於春秋聖性未定覲儉則儉覲奢則奢所以輔養不可不御 陛下若崇儉朴以輔聖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臣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故願預為之防止於未然家傳

忠文公在許公謁告省觀 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賫賜蜀公初朝

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公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

舊書云此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家傳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更不作宴唯因事則聽樂庶合禮意 上從之
傳家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眾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太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眾矣日以為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民 上納用焉
傳家

講論語畢賜宴于東宮 上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宰執講讀官凡十有三人拜賜公表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

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畧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傳家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其畧曰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
傳家

除諫議大夫充實錄修撰時呂申公已薨公遂就職
傳家

蔡確既貶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
 之事不可極意過中極意後必有悔用刑
 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可失之於
 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丁謂以來不竄逐大
 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
 震聳其黨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
 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
 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
 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
 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
 不分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
 分豈不負國望戒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
 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為
 他日患傳家

韓嘉彥已選尚公主公上言 國朝舊制婚
 姻之家無預政事者今嘉彥尚主而忠彥
 執政此非 祖宗故事不可為子孫法
 陛下念韓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
 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勳舊自用忠
 彥已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

為執政以前人望不及范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麤疎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職事 陛下

深居帷幄 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昔 眞宗用王欽若丁謂必以馬

知節參之今 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

二人又皆人望素輕以巨料之自此廟堂論議必無異同朝廷一決於大防與摯無

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以得立惟 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

下家傳

范忠宣公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范淳夫亦有言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見宰相政事如此亦豈可默也韞

除給事中公復陳河事利害乞罷韓忠彥政事力辭然後就職即上言臣所領工房伏

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須日有行下文字

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於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大臣猶執前說遂降指揮且開減水河權罷修河然其後卒如公議

傳家

禁中下開封府覓乳母十人公偶以腹疾在告聞之即上疏 皇帝曰 陛下未建中

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無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下

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此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承天地

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

太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 陛下

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

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護 仁宗

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已後未納皇后已

前居處不離 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字實

在位最為長久 章獻於 仁宗此功最

大臣考之國史 仁宗在乳褓 章獻使

章惠太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

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

勤備今 陛下臨朝日有萬事至於左右

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願

陛下與 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戒飭

保傳令以章惠為法如其不然女色爭進

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 陛下雖

欲悔之豈可及乎既而 太皇太后喻宰

臣呂大防以兩諫議及公所奏皆無是事

且令公轉諭諫官公既病愈叅告乃知之

遂以諭諫官劉安世安世責公不言公言

亦曾入一文字遂與劉公再入一疏見劉

公事中傳家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

言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

叅酌其宜為之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

家人卦以獻家傳○按文集初故以都亭驛為皇

冊公言皇后天下母不可以先居奠天之節古者天

子親迎蓋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故用祭服過天

冠當古皮弁乃齊

浙西水灾朝廷遣使賑之言者謂浙西灾不

至大而州郡奏報以少為多乞考其虛實

而懲責其尤甚者又乞令賑濟官凡措畫

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

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奏知有旨

施行公封還之極論其不可傳家

公嘗采集帝王學問及記 祖宗講讀故事

為帝學八卷上之傳家

秘書監王欽若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

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

道釋蓋以備篇籍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

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

崇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無所不有若用

此為例各委本色則豈 祖宗設館之意

哉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

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大師今乃有校書道

士人必謂之編校大師矣事雖至微實損

國體遂罷其命傳家

元祐七年三月邇英閣對公奏臣掌國史伏觀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 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然 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之所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為君子 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唯欲臣下切直故言蘧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 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 陛下以為法昭示所好以慰群生之望 上然之傳家

公進言無隱考古驗今反覆曲折至於再四而其言愈切大意勸 上畏天愛民脩身納諫稽法 祖宗而專引仁皇行事以為故實又采集 仁宗聖政數百事為 仁

宗訓典六卷以獻公平居口不言人過遇事別白邪正是非畧無假借以謂不若是則覆霜堅冰危國亡家之本也必極論而力正之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 陛下留聽 哲宗首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公曰孟子切於救民故深勸齊王與民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哇之聲非先王之法豈可以薦上帝配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荅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為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大王好色公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太王與民同欲然臣竊以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以好

貨亦不可以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齊宣王中才以下之

君故其言如此傳家

東坡先生嘗謂薦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

講官第二言簡而當無冗字無一長語義理

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師三昧也李為師文談記

太史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

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先生

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

古義仍叅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

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記談

太史公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

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為封禪之事或

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

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為人

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記談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之說

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為諱惡公曰

以臣所見所謂諱惡者危亡之言也為人君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為人臣必使

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御畏懼保其社稷若夫子卯雖為桀紂之亡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耳不足道也

記談

元祐初公以著作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

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願

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

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

下馬留榜子與闈者云只煩陳履欲知曾

到門下其後公為諫議大夫儼居城西白

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

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事道

公為禮部侍郎車駕將幸太學公以唐開元

中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先聖今乃未

用王者之制請幸學酌獻之日特命改正

公薦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可備讀官程頤

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管師仁可備講官

又別奏辯頤被誣事甚悉傳家

執政以公懇請進擬龍圖閣待制知梓州

太母宣諭曰只爲孫兒不肯教他去且爲

孫兒留之公遂不敢有請傳家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庶政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

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時不可不名御也 太皇太后內定

大策擁立 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

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專心一意保

佑 陛下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

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帝之政逐 先帝

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 陛

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

者以萬數 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

改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

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

罪當逐 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

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

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 太皇

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頑不如此則天

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辯察是非

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

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愚則帖然無事矣如

其不然則臣恐姦言繼進致 陛下於有

過之地失天下之心不可不預防也此等

既上悞 先帝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公與蘇公約皆上

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公之章遂附名同

奏竟不肯出其藁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

言之皆可行也公又上疏陳 祖宗創業

之艱難勸 上憂勤抑畏以守大業且曰

元豐之末時運艱危 先帝早棄天下

陛下嗣位幸賴 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

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

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

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專行

仁宗政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
東無生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
心可知矣 太皇太后爲 陛下立太平
之基已有成効臣願 陛下守之以靜無
所改爲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
大臣動必循守 祖宗法度 陛下躬攬
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群臣邪正萬
事是非皆了了於聖心矣傳家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
在其中公上疏言 陛下初政未嘗聞行
一美政訪一賢臣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
多之口必謂 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惜之
不報又請對極言小人官官不可用歷引
古今及陳呂惠卿蔡確章惇李憲王中正
等罪狀時惇惠卿皆復官 上已有相惇
意人情益搖大臣不敢爭臺諫不敢議惟
公論奏不已親奮力勸止公以謂今事已
不可回必得重禍公曰不然吾以經術侍
人主職在輔導事至於此其能默乎 哲
宗臨朝威嚴群臣不敢仰視而待遇公極

於溫渥是日所論亦皆和顏開納公曰
陛下既以爲然臣乞携此章示執政且詰
責之時范忠宣猶當軸也 上曰且留此
朕欲再看復熒喻再三公謝而退傳家
元祐九年三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公因
對極言宜恐懼脩省以答天戒務在安靜
以寧天心時繼述之論已興方欲更變法
度公每因事進諫言極忠憤 哲宗終無
忤色公乞補外 上云不要入文字執政
官有闕公亦不知 上意明日蘇公自門
下侍郎出知汝州公再上章請郡又不許
上且欲大用有成命矣內外梗之者甚衆
已而中輟傳家
閏四月除知陝州朝辭勸 上以寬到任謝
表云非堯舜不陳竊慕責難之義惟 祖
宗是憲仰禪求助之明蓋平日之志也傳家
章惇拜相蔡下脩國史公罷郡官觀令與同
進書官趙尚書彥若黃校理庭堅同於京
畿居住報應史院取會文字初下以前史
官直書王安石罪欲中傷以詆誣 神考

之罪實錄中出千餘條以謂皆無證據欲
逮諸史官繫詔獄覈實既而檢尋悉有據
故所問止三十二事公以實報遂與趙公
黃公皆坐貶公得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
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
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
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
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任何為
不可傳家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去朕於庶言無不嘉
納至於以訐為直以無為有則在所不赦
公云吾論多事矣皆可以為罪也亦不知
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覓乳媪事悖下
以謂上疏 太母所以離間 哲宗也然

公先上 皇帝疏後數日乃上 太母疏
止是勸 上以愛身脩德 太母以保護
上躬而已明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
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竟不知所坐也傳家

公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
常處几按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

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
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屢雖穿如新皆
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事遺

公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
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事遺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
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
立朝矣事遺

呂吉甫之用事也 神宗極知其姦邪嘗謂
惠卿可斬紹聖初起廢謝表力詆元祐政
事及諸公又自陳遭遇 先朝被眷深厚
鋪叙甚詳公笑曰宜乎世以嚴子陵為高
人也事遺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
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
十三也事遺

公篤於兄弟之愛蜀中歲入不復問多寡奏
薦先諸弟及捐館温猶未官也事遺
公平生不問家有無俸入所得與族人賓客

共之以故常不足逮南遷家徒四壁遽以

蜀田質於人出倍稱之息始能辦行

事

哲宗即位 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

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

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

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

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為領袖朱光庭賈易

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內翰為領袖

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諸黨相攻擊

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

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

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

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嚙怨刺骨陰

伺間隙而諸賢皆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

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

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慙直無黨范醇

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

尤可哀也

聞見錄

公曰范純夫其問學脩身固好若造理與立

事則未蓋氣質弱於劉道原

元質

十三之二

吏部侍郎鄒公

公名浩字志宇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
 歷揚州穎昌府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
 博士出為襄州教授元符元年召對除
 右正言明年除名勒停羈管新州 徽
 宗即位復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除右
 正言遷右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中書
 舍人遷吏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江
 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
 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
 寧四年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
 遂歸常州大觀四年復直龍圖閣政和
 元年卒年五十二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
 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粹然見
 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
 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
 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
 從人望也是時 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

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
 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
 於嬖暱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
 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 上旨姦諛之
 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
 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
 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它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
 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
 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辨明者
 公既沒迄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
 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
 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
 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為尤詳
 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
 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
 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
 公疾革未及施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藹然
 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
 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垂絕而不
 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

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龍山集鄭公奏議集序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程氏遺書

志完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

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

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正崔

言婆娑集

志完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萬戶

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名御獨

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

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胡氏傳家錄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

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

志完教授穎昌與承君遊相樂也志完性

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

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

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

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

染絲之句為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

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取

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

今君為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群臣未嘗

假以聲色獨於浩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

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

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

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

立劉氏為皇后承君謂子曰志完不言可

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穎

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

后時浩之言慙矣上初不怒也浩因奏

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

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

明日浩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

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

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

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為太宗正丞

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

大疫承君日自挾鑿戶問病者藥之良勤

得疾而卒聞見錄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

公名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中元豐

二年進士甲科為湖州書記簽書鎮東

軍判官事除太學博士辭不就紹聖初

復除博士祕書省校書郎通判滄州除

著作佐郎樞密院編脩官皆辭不赴差

知衛州徽宗即位召除右正言遷右

司諫責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為軍復

召為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官辭史局除

右司員外郎以上宰相書責監建州武

夷觀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萊州編管崇

寧元年移送廉州量移郴州得自便以

子正彙事連繫詔獄送通州安置坐進

尊堯集送台州編管復宣教郎主管江

州太平觀今居南康軍徙楚州宣和六

年卒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紹興中特賜

謚

公為越州簽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

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

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
關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
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
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
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初卞嘗爲公語
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
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
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
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
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公少俟公不爲止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
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誚合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
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
多引名士或欲因是療公竟以尋求無迹
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事蹟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
遇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
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
諭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

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
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
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
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
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章復竚思良久曰
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
公悞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
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
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
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
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
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
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
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
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
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
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
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
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
正章雖迂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

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為太學博

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

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迂遺事

○龜山語錄云堂中言宰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

為甚播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舟如何亦偏多載了

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

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

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

若只說得撻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

掌如彼所言天下

誠可運於掌也

公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

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

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

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

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

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

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

國體公時為太學博士被旨賜對其奏

劄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

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

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

以成帝王之治也造膝之言遂明繼述之

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 泰陵

喜所未聞反復詰問語遂移時迫於進饌

公乃引退 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

時事之意執政聞而恨之遂黜公于外

泰陵聖顏英睿臣下奏對往往懾於天威

少或契合公始召見遽以人所難言逆意

開陳辭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寤由是摺

紳士夫罔不欽服蘇黃聞之撫几歎曰

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知出此遂以

書抵公歎譽甚至遺事又聞見錄云陳堯

士先是博之妻嘗勸博無怵怨博作相事務報復首

起朋黨之禍博妻死博悼念不堪堯中見博容甚東

謂博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易若念夫人平生

復敢議毀矣遺事

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王荆公已行之法乃

用繼述之說以為形跡 先朝追貶司馬

溫公等加以不孝之名上謗 宣仁事傷

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

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將因

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事遺

公自館職請外補得倅滄州秩滿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行至紹聖末徽宗即位召爲言事官於是即日就道論章惇蔡明繼述平日之志略行焉

事遺公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擣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事遺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事遺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常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事遺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名所主多所退避及後被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

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刺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說無緣而起事遺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它日必貴然矜其稟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

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

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事遺

公每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

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

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事遺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 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

其事進日錄辯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

止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謂荆公已歿宗其說以殖私黨者卞實罪魁

救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若根源鋤塞則制其流蔓易矣及邪說大行勢不可回於是直攻荆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復著四明尊堯也雖尊崇 宗廟破闢私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無所迴避則後集乃公之所取以為正也故公自謂四明尊堯者芻蕘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

備見遺事○元城彈錄曰陳瑩中安世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中庸曰道之不行不明也我知之矣

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若瑩中者多矣之過如尊堯集先評王荆公為伊呂聖人之耦而後

納諸僧版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其始論荆公日錄也乃歸道蔡卞以為吾用權道且君子立言行已

當本之誠此之謂誠可乎春秋書二君四十二年之事善善惡惡或原心定罪則有之何嘗有嫁罪誣人

之事今欲正一大事而枉筆且誣人是自招曲也如此安有能立者乎○又曰當今之務非出於荆公則

入於溫公矣元祐諸公所行蓋有未當處不可全用今日之事則固不可用有一道理未嘗為人說恐萬

一傳去使渠輩先施引簡而不可不為吾子言然則救弊之理莫若只宗 神考大有不可不為者則漸自

正辨權曰陳瑩中之說固如是也公曰安世嘗謂之以此○劉公集有荅陳公書論尊堯集大弊與前

說同但其末云報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亦可忘言矣

公自諫省謫楊州堯庫以論蔡京交結外戚

迂 欽聖也被命數日 欽聖悔寤遣中

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解 主上召還矣賜公度牒十道俾勿遽行繼遂有無爲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廷而復言者差遣是非不辨不敢祇受及京得外補公乃拜命

遺事

公自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時何相執中爲禮部侍郎一日以間與公曰今早見貴人公即真矣公即呼正彙示之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所聞乃爾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爲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彼不相亮則失汝恩澤能不介意乎正彙再拜願得書公乃大喜明日持以入局未及問丞相約公相見連介催促公留使者少候已而同舍朱世英來公拉之同往朱不知所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候坐定遽出書爲獻丞相大怒辯論移時公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聳觀朱亦皇恐失措丞相怒甚翹足肆坐語浸驕

慢公雍容起白曰瓘之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無語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招者何言信宿遂有海陵之命

遺事

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正彙幹蠶錢塘偶聞蔡密說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搖東宮之迹不敢隱嘿乃自陳于帥司蔡疑時爲杭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李孝偁脅誘公使證正彙之妄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况不欺不貳乎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謂公曰 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

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

置通州之命遺事○又聞見錄云陸中為諫官時

之次亂天下禁京深恨之屢窺賈例用赦歸德

通州一日陸中之子走京師言禁京事詔獄下明州

捕堂中甚急士民哭送之堂中不為動入獄見其子

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禁京用酷吏李孝壽治

其事孝壽坐廳事繫中列五木于庭引堂中間之堂

中從容曰禁京之罪確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

紙自書孝壽權以堂中為不知情

即日放歸再拜通州其子配海上

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

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

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

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

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

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

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

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

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

罔上下也何執中為宰相齊洵仁為執政○遺事

公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

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父之人莫

敢以居屋借貸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

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遷

一寺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遺事

公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慊知州事且令

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為將有處分子公

也慊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

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

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

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絕未幾復

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郡

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

堯副本而慊為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

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慊非所料

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公

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誣誣

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

取尊堯集耳追攷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

堯而以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
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
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
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
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顯就誅
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憾不待公言屢揖
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
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
榻坐卧寘尋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
安之不以爲撓憾亦終不能爲害事蹟

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謝表台州不爲發遞表
未得達而石憾之來聲勢甚異公料其必
受蔡蕤風旨意在得其所投書必將搜索
及行李於是爲封事繳謝表封緘於篋題
以臣名憾至果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
敢輒開遂以奏御蕤與執中皆怒未幾罷
之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曰吾於蕤初
無它疑懷遺書之愧而其黨未必知納忠
相招實自爲計今顯其迹則法使之術不

行矣事蹟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
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
武蔡蕤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
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蕤與公初不相
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蕤爲太學生以
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遣
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純而有理似陸宣
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
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蕤以對策爲
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
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彙
三山之竄石憾台州紛紛皆其所爲也事蹟
公遷責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迹州郡宴會
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
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
王豐甫仲蕤爲越帥以公早爲岐公所器
重具舟楫爲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
越人聞公赴府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
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爲人欽重如此事蹟

公在台五年屢該赦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檢舉既而 上旨令叙官放還乃因郊霽霧

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

郎實鑄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

劄去奉 御批叙復數內陳瓘叙復未當

合於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旨與差遣符

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委而來通州

將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公具家狀陳

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為起發有漸也公曰

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應

見問 上聞吾叙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

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旨家

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

流落而因茲乞憐爾乃報去家狀昨因削

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事

公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械以私

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械獄以罪編置通州

因揚言為公報忿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

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

姻家而於械亦沾親械屬宰求館舍宰以

為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

郵彼乃為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

力械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為

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

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為江上之遊事

公泛江至江州愛其江山之勝因卜居于城

外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士大夫經由

江上者往往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公延

接無間每為燕豆之款踰年歡適忽有朝

旨不許出城月申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

不下司文移以俟新守之到外間叵測無

不震懼交遊中有來索與公往復書簡者

有碎公所書碑刻牌額者公亦自期以死

惕息俟命而已閱數日乃移南康居住蓋

緣王案得罪疾公者乘此時以怖公也劉

待制器之聞之以書抵公曰此乃鶴相恐

脅濮上之策伎止此耳事

公晚年益負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欲殺公

以快意時王案得罪而公適居江州護者

以為公來居案之鄉郡因危言陷公賴

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及後方寇嘯聚又造飛語言公之壻為寇所劫取欲以相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京下皆拔摘其用心而發露其潛慝蔡氏最所忌嫉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最酷猶以徽宗保全不至死也事遺

公徙居山陽也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可

或疑其蔡氏腹心勸公晦跡而過公曰吾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

乎乃先遣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行己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即出郊

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後聞其奏報方寇事不為欺隱以書譽之於舊曰蔽

遮江淮沮遏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為善不分彼此大率如是晚進後輩因公

激發默化而為善者不可一二舉也事遺

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

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

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事遺

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

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公平生

手不執錢不視權衡貨殖之事未嘗講論唯於農田不廢詢訪以米之貴賤而察歲

之豐凶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志利或孳孳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為言此前

賢以為戒也事遺

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

人戲問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御下尤有禮法

未嘗以非類罵人事遺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

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

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遺事

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事

李丞相伯紀為柱史坐論水被謫有書與公求華嚴奧旨若將忘世者公以狄梁公得筏猶捨之語報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公皆好佛者未嘗淫其教文而專以衛物為心文靖為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陳利害文正當軸終日端默包兵革以待夷狄勉其繼踵二公於筌筏之外書辭數千言及後伯紀果大用識者歎公澡鑑且服公之至論也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為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

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允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鑿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遺事

公自遷責所居必葺小齋終日寫閱內典觀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恩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鑿卜等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記錄粘于壁間環座既遍即合為一策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冊遺事

張丞相天覺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嘗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

書簡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
黜業地無愧是神仙及在山陽方與賓舊
會食見邸報有天覺所上遺表遽止酒而
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
粹德且復才踈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
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
雖有盛德者未必乎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未幾公亦感疾浸至大故事

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榮陽公書問其言前
輩與公之交遊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
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
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
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童蒙訓

陳瑩中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已之力量
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童蒙訓

訓

陳左司瓘送其姪淵責沈文曰子元豐乙丑
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
淳夫同舍是時先公為公嘗論頴子不遷怒
貳過惟伯淳能之子問公曰伯淳誰也公

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子謝曰生
長東南實未知也子常以寡陋自愧了翁
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

文必冠帶然後讀之施太史遺事○龜山先生

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直其自視無前矣乃蓋世
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
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疆何以及此高文大
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科式豈曰
少補之哉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

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

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

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

承旨以辭命為職潛茲隱慝未形於事雖

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

力言京不可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

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

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

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

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

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叅大政士大夫相

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

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温公猶以為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 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温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龜山撰公祠堂記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先生年三十來遊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道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等又以先生為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諡

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

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
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人
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
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矜正而不諒通
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
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
於人願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嘗以春
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
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敬其與人
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
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
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
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
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
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適獨先生之學
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

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
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
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
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
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銘曰嗚呼先生
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
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
以飲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
伊流在東有寧一官先生所終明道先生
撰墓誌銘
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
陽穆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見
也先生既受其學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
海之濱涉河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
詰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
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
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瑰偉
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
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
服卒捨其學而學焉衛人乃知先生之爲

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土達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覬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得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門人張岷撰行狀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去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典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

也呂氏家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為先生請謚于朝太常

博士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

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

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

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万

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

考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

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

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蓋其

自得深矣故其隱居幾三十年室廬纔足

以蔽風雨澆園耕稼僅足以給朝夕及出

而接物恂恂樂易無貴賤少長一切以誠

平居怡然有所甚樂而世莫能窺也常自

名其居曰安樂而又以為號蓋古有黔婁

者死無以歛而謚曰康以為不苟世之爵

祿者其富貴有餘與君之學未必同而其

迹似之矣方朝廷命君以潁州推官嘗辭

而不聽君以為辭益堅則名益高而未必

事耳故迹不近名而終自全其志則其守
可謂固矣謹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
所守曰節伏請謚曰康節按晁以道集叔弼
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禁入浴時
先公泰大故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邪鬼夫吾獨不識
汝為吾見之禁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非徐道其立
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
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厚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
事邪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耶堯夫有以處吾兒也
其後二十年禁偶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先生謚議
乃恍然同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
待其家所
上文字也
康節先生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
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
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
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之
才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日見
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
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為周易一部貼
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
易學又往質之以下並
開見錄
康節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
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
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

居之志田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荅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爲胷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閑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裕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文忠不樂至者二十八人各試論一首命官爲試銜知縣且奏天下尚有遺材乞今再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知制誥王介甫繳還辭頭曰使邵雍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辭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御史中丞呂誨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叅知政事素重常

秩故潁州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旣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荅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 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

康節嘉祐中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服以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緜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康節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歌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去擊壤集不載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聞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

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去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玆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公常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却拄杖矣公常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名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公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弼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叅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溫公見康節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借往聽之晦

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弼襄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弼未之思也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

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

康節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

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赴公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

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

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康節以至誠為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

如康節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沒鄉人挽詩有去春風秋月嬉游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

如此

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憐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瘡瘡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

年無心腹患

康節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辨感云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以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運遺書云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程子厚言觀化伯淳言邵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體子厚言觀化它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云邵堯夫蓋然時只是語語頭更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願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伯淳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蒼云你道生薑樹

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
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忙盡出外說話忙皆聞
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去堯夫聞有某事曰有某事此
夫曰我將為叔却幽州也以忙人觀之便以為怪此
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
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
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
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它
但獨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它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康節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

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
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

豪俊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
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

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

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菩薩而知高下

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

也章默然慙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

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

章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

年不仕官乃可學蓋不之許也童蒙訓

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為開其端倪

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

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

可學此和叔留別詩去地下每慙呼孺子

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之觀君自

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

才業尤須惜名御勿輕為西晉風辨感又上

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後長森雜

十四之二

密學陳公

公名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中慶曆二年進士第歷建州浦城縣主簿台州仙居令知孟州河陽彭州濛陽縣召試充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未幾罷諫院兼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出知陳州徙杭州召還知通進銀臺司除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侍讀卒年六十四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鏘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

家由家達于州閭人率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眾

葉相洽
撰行狀

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關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為入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狀行公為主簿集其士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昆信於其鄉

仁於其民由是為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
可以非禮干吾簿焉時有禁近大臣扶護
親喪還閩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
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農時方作雖王
命尚不可奪之矧以為私耶乃令僦賃以
役劉執中撰
祠堂記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
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
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
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
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
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
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
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
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

小說筆

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
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
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
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

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
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
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故瓦木
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
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
遮道幾不得出境狀行

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
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登臨必與之偕
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
人也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
入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諤
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
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
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公苟惑謗何以為知已富不能折其親
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
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
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為少
懈然後富公益奇之知其自信之篤狀行
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間或垂

簾納涼於廳事既而其積失官緡錢二萬
守者以爲辭公不辨出已俸償之物議喧
騰富公亦以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
積者爲之河陽里胥運置酒材破蕩產業
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
以百金僦田兩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爲稻
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插耘耨收割也必躬
蒞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
稼穡之法酒材既足民胥効之瘠鹵之地
遂爲膏腴温造故迹復生秔稌矣祠堂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
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
年以來自官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
蓋秉政大臣不爲 陛下愛惜典刑首爲
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狀行
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
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郡庠
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
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初召
還將行委官闈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

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
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
以周物狀行

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
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
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
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
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有漑豐穰歲
饗矣祠堂

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
校貢舉之制公因奏曰事得其本則爲之
甚易 陛下先求賢德使爲師長則百度
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頤
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
法狀行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
例左右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
使於是特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巽辭
曰 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
豈可計較資地以爲輕重况義之所在知

無不言夫豈知缺鎖之在前而寵祿之居後哉一有頤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

掌誥命

呂氏家壘記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公數上疏論列

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

賢然後務立法度多見嘉納

新

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

例司改更常平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為擾

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蚤令

寢罷不職之罪不知謹所其有召試臣不

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

復脩起居注皆辭以為言事不職不敢承

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近除知制誥卿以

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

經術行已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

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

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

亟就職遂復脩注判銓焉

桐堂記

杭為都會賓旅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

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

雖號水鄉而其地斤鹵可食之水常不繼

唐相國李長源舊為六井引西湖以飲民

井既久廢不脩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

其源流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

用沛然

狀行

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州民苦之公

命脩八字溝以漑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

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

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

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

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

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

狀行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

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讀

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去此事當奏

但非瑞奏耳但作奏去有此祥異不敢不

奏以竹箬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

跡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

韓莊載遺事

公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為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材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凡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彛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祠堂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睦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狀行

公為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為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

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

狀行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

呂氏家塾記

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任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為固國之本也治已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脩身之資也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

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攷古以治其性。為本事君以建其忠。為業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雖家人臧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色。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已過喜於為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裕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諫知雜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為激訐。故雖譏病大臣補救時政。上每嘉納而多留中。祠堂記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

公名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為穎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家廬山之陽。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也。公年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遷晉州和川令。司馬公受詔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脩。以親老乞監南康酒。詔即其官脩書。累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史撰墓碣

公在鉅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墓碣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

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已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

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司馬公作十國紀年序

道原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

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

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碑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

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

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

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

不覽坐聽其談袞袞無窮上下數千載間

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考驗令人

不覺心服十國紀年序

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

以為龜鑑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

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

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

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

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十國紀年序。又墓誌前史差認司馬公慈妻而取決焉

道原為人剛毅一豪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寢不悅當是

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

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

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

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

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墓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

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

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

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

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

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

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

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

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

得之十國紀年序

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

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

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

嘉平二十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

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

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

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毫

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

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

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

留旬日盡其書而去日為之駭十國紀年序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

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

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

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

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

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

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

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茲

誚者疾之如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張以多欲不得為剛微

生高以乞醢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

剛直之士矣十國紀年序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

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

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賣之固辭強與之

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

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

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

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

勇矣十國紀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劉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

必戢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力

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義者道原怒

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先公

每談此以為笑范太史遺事

資治通鑑書成劉祕丞已卒先公上奏云怒

於此書功力最多今編修屬官皆蒙甄錄
惟恕身亡獨未霑恩伏聞 仁宗朝黃鑑
預修三朝實訓梅堯臣爲編修唐書官皆
未及奏書而卒後特官其一子乞依此例
與恕一子推恩又乞以刊成通鑑賜其家
朝廷皆從之道原子義仲有史學能世其
家先公待之如子姪

范太史
遺事

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

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中進士
第 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
祐年就除揚州司戶叅軍楚州教授
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
崇寧二年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
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

先生自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
父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床下
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轉流
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陝右
外家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幃
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
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
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 王資深撰行狀。又重
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
見貴官怨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
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攝其母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
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
衲裘以米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

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
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
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

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出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善為文詞老而不衰

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才備安定厲聲云

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才亦要直也自此不敢

有邪心○又安定行錄云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極

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

積善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高二侍細諸弟子莫見

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

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

日莫安辨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

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

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事皆先生

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

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

或不獲即奔走關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
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致甘毳誠
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
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
嬉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
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應舉貢
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

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
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
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
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

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

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

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子非敢忘嗣

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

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

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

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

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

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

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

苦枕塊練經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

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僮仆手足皆

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

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

亦須爲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爲虛競獻粟帛藥劑悉無所受隣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狀行

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狀行

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爲先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

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荅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匣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狀行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狀行

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狀行

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螻蟻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疎密番畬搶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

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

行狀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

敗事

行狀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

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

輿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

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

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荅者

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

行狀

先生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

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

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

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

行狀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

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

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

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

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

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

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

也

行狀

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

吊祭親洽辨如平日滌罌缸貯酒拜而後

遣之

行安宛言錄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

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頃臯

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

易箕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

行狀

傳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

先生所知或問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

曰方 欽聖升遐楚之郡縣官若寓若客

皆集服臨郡廷下惟傳尉容稱其服吾是

以賢之

行安宛言錄

十四之五

陳無已一字履常事具文集序今見左方

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穎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棣州入祕書省為正字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穎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謝克家撰文集序

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為僕言彭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

嘗銘黃樓曾公子固謂如秦刻石傳公欽

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其游京師欲與相見

先以問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顏色伺

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

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

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

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二公所以待履

常者如此道鄉集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

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

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

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翰答李薦書○後山集

公降屈年後以禮見招不俛何以得此豈使普欺之

耶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觀於其風幸觀大焉

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僕之後矚下風以成公之

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

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

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師道於公且公之見相蓋

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相蓋

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

所以見相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

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杖屐象下澤候公於

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奉

奉之儀願因侯以聞焉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